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松雪齋集卷九十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松雪齋集卷九

元 趙孟頫 撰

碑銘

大元封贈吳興郡公趙公碑

今上皇帝初即位孟頫蒙恩自翰林侍讀學士遷集賢侍講學士官中奉大夫明年改元皇慶定制官二品者封贈二代祖考諱希永贈嘉議大夫太常卿上輕車都

尉吴興郡侯祖妣鄭氏贈吴興郡夫人考諱與嘗贈昭文館大學士護軍吴興郡公妣李氏吴興郡夫人五月十三日孟頫被旨許過家上冢以八月六日欽奉制書告於吴興郡公墓下郡官偕來親黨畢集觀者莫不歎美湛恩汪濊罔間歿存寔惟祖考餘慶豈不肖孤之有焉迺十二月甲子立石於郡公墓側刻辭紀事用對揚

聖天子丕顯成命銘曰

維皇慶元聖以孝治恩及臣先爰立定制藐不肖孤敢

曰虞敏昔被詔徵旋躋嚴近通班集賢入侍講席异數特加儒榮備極龍光遠施式符先德我祖我父維侯維公爰曁我妣咸被褒崇予子告還歸攜家南鶩虔奉制書告於大墓我有旨酒亦有肥羜黍稷馨香肴核維旅以祀以享賓親具在報效之思罔敢或怠伐石刻辭豐碑是樹歸然墓門用侈殊遇人臣之榮天子之仁何千萬年厥聲弗泯

田師孟墓誌銘

余與師孟友二十有七年其相知最深相與無間然莫
師孟若余往年歸江南與師孟契闊至大中蒙召命道
見於長蘆甚歡余請告歸為先人立碑復召至京師師
孟自山東使還則已有疾嗚呼余何意哭師孟哉有事
孰余商有過孰余規嗚呼豈不痛哉師孟諱衍姓田氏
其先京兆醴泉人後徙太康再徙蒙城大父仕金金亡
北遷相故今為相人幼孤母夫人李氏教之讀書姿開
爽善論事初以才選為中書掾歷禮吏部主事兵部員

外郎萬億賦源庫提舉刑部員外郎河間等路都轉運鹽使司副使知河中府積官中順大夫國家急務唯銓選財賦刑名三者其沿革廢置本末無不身歴其事而究其利害與人交無賢不肖貴賤待之如一然慎許可平居恂恂寡言至其慷慨談辨無不中的酷愛古書畫奇跡真一時佳士皇慶二年十一月癸巳卒大都寓舍年五十有六君之大父諱芝金嘉議大夫鎮南軍節度副使兼戸部侍郎妣楊氏鴈門郡君父諱文鼎郭德路

轉運經歷官妣李氏余所為作賢母碑者也師孟娶劉氏鄣德路提學劉賢佐女先卒一子叔重二女長適郝升次幼孫大有師孟卒之五日叔重以其喪歸葬相州先塋銘曰

嗚呼師孟常蘄其有為余亦常蘄其有用於時而止於斯耶有子有孫亦又何悲

故嘉議大夫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陳公碑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既一區宇網羅天下賢俊之

士以輔翼裕皇道足以經邦武足以闢國至於宣化承流藩屏帝室使者有咨諏原隰之風循吏有惠安田里之政皆能乘時之會樹功立名丹圖青史炳煥後世而傳無窮者若廉訪使陳公其一人焉公諱元凱字時舉其先京兆萬年人唐廣明中有諱瓊者避黄巢亂還眉之青神瓊生延禄延禄生顯忠顯忠生希亮宋天聖五年進士仕至太常少卿知鳳翔府與文潞公韓魏公趙康靖公包孝肅公諸老為同年始還洛陽卒贈金紫光

禄大夫刑部尚書范蜀公志其墓後以曽孫與義參大政贈太子太保生四子曰忱曰恪曰恂曰慥忱慶厯六年進士仕至轉運使慥與蘇文忠公遊號方山子忱生揮慈州士曹遂居臨晉揮生灝官儒林郎灝生克基金天德三年進士仕金為少中大夫國子監丞是為公曽大父少中生仲謙金昭勇大將軍陜西規措使是為公大父昭勇生膺入聖朝為東平路勸農使是為公父妣李氏公生而純孝年十三母夫人卒哀毀過人至元三

年裕宗皇帝在東宫太保劉文貞公以公才德薦自是扈從往來兩都數被顧問公舉止詳雅占對稱旨除宫籍監丞稍遷同知復州路總管府事二十年拜江西行省郎中時自龍興南抵庾嶺諸郡盜賊蠭起所在屯聚一日省中議討賊方畧公曰破賊在擇良將舉招討使郭彦高可用彦高時被讒繫獄衆以為不可公曰使功不如使過况非其罪由是命以討捕悉平之廣東賊黎德據海州時出抄畧右丞呼圖特穆爾公方督征交趾

軍糧過海適與賊遇擊大破擒之欲俘獻闕下公請於
右丞曰黎德海島寇耳宜速正典刑以謝百姓即命礫
諸市廣海以安移富州尹州古豐城縣户十有二萬盜
賊繁多公既署事會僚屬俾陳弭盜之策皆謝不能公
曰令日當以安百姓為急務百姓安則農不待勸而衣
食足盜賊自息矣居三月盜賊屏迹訟庭閴然逃民稍
稍復業葺廬舍闢土田稻禾芃然蔽於四野宋故官陳
提刑隱居山中至是率老儒十餘人皆須髮皓白衣冠

甚偉來謁曰某等十餘年來未嘗入城府今適會秋丁
感公善政故一來耳公館之學宮行釋奠禮民觀者如
堵墻留十數日辭去陞江州路總管下車以興學校為
已任屬縣德化學久廢立修完之濂溪周元公故宅在
城南後改作書院燬於兵公移剏城中一新之及建陶
靖節陳了翁祠皆尚賢復古之事會朝廷改提刑按察
司為肅政廉訪司妙選使者除公海北廣東道肅政廉
訪使以疾不赴元貞元年復授龍興路總管龍興嶽仁

裕聖皇太后分地陛辭太后諭旨汝舊臣宜善撫治賜錦衣以寵其行龍興城郭俯障江連歲大水城不没者數板壞民廬舍飢死者衆公請於行省罷河泊之征為鈔二十萬貫聽民自取以續食賴以全活者無數由是得免轉徙流移之患民至今以為德大德元年拜嶺北湖南道肅政亷訪使公嘗謂同僚曰風憲之職在進賢退不肖若循例追理錢物以多為能豈風憲之責哉其知大體類此留一年請告北歸曹南五年除建康路總

管為政安靜門無私謁公以春秋漸高辭歸十一年御史臺遣使即授公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之命時成宗皇帝晏駕武宗皇帝撫軍北邊未還臺使趣公赴任公曰當國家憂危之際豈臣子辭官時耶即治裝南邁適兩浙大饑絡興尤甚死者相枕籍公賑之百方活十餘萬口復告老於行臺不俟報而歸至曹遘疾終於私第之正寢皇慶元年七月十七日也積官嘉議大夫享年七十有八夫人申氏早卒繼室完顏氏子男一人敬

立女一人是歲十月敬立奉公柩葬河東臨濟縣北原疑山之先塋禮也公資沈毅喜怒不形於色絶口不臧否人物胸中所守介如也得中原文獻之傳為詩文務實去華其自箴之辭曰良如金玉重若丘山儀如麟鳳氣若芝蘭學君子者當自此始觀此則公之為人可知已數典大郡有古循吏之風屢持憲節不為搏擊酷刻之事使人改過自新而已視世之輕薄小人據為之勢設網罟陷穽以羅人之過淫刑以逞吏民重足一迹惴

惴然日以殺身破家為憂方以快意夷考其行事貪穢縱横不可勝道則公之仁厚真古之仁人君子哉初公自浙東請告來吳興拜四世從祖簡齋先生之墓孟頫閒居吳興公過余霅水之上屬以事出不果一見公留詩為别既卒之五年敬立持行狀來京師以余嘗與公有留詩之好再拜請銘孟頫雖不識公而敬公之賢追尋傷悼迺為叙而銘之銘曰

陳氏之先代多聞人宋金泊元咸有俊臣維𢈔訪公厚

德之醇出牧大郡子視其民匪陰匪沴維陽維春繡衣持斧郡邑是巡匪鵰匪鶚維鳳維麟賑饑救荒如疾在身匪譽是要而人自親布宣上德天下歸仁在昔有臣扈宋南渡能詩之聲追配杜甫卒葬江南為公從祖公持憲節往拜其墓遭時混一獲展其素既老而歸考終八袠貴富康寧曰攸好德疑山之原寔維公宅善慶之積子孫逢吉刻銘美石終古不没

故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遥授中書右丞商

議通政院事領太史院事靳公墓誌銘

公諱德進字仲和姓靳氏其先潞州人後徙大名祖考諱璇妣朱氏考諱祥從事行省劉公府佩金符贈集賢大學士通奉大夫謚安靖妣張氏西河郡太夫人公幼聰敏服勤經訓迎刄而解安靖公嘗謂太夫人曰吾家世積善未有顯者興吾宗者其在此子乎父歿益自厲於學尤精天文象數會詔太傅劉文貞公選司天官屬試補三式科管勾故相張忠宣公薦之於世祖皇帝數

召對占筮有徵自是從車駕上下兩都歲以為常至元間擢司天少監陞司天監轉承直郎祕書少監奉議大夫祕書監時權臣用事災異數見公乘間進言推抑陰崇陽之理辭甚剴切世祖伐叛東北以公從行揆度日時占候風雲刻期制勝因言叛王惑妖言致謀不軌請置諸路陰陽教授以訓後學詔從之繼從成宗皇帝撫軍沙漠往來萬里朝夕進見多陳民間利病謂治國以得人為先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為王道之本迨正位儲

闌首引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義且言世祖居潛邸延四方儒士諮諏善道故能致中統至元之治上皆嘉納御極之初特旨拜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知太史院領司天臺事賜濟蘊衣冠金帶濟蘊者路朝宴服也一日上朝隆福宮語及公忠亮名賜金銀廄馬或議覺都城公曰臣聞在德不在險今民力凋弊驟興大役臣愚未見其可議遂寢至於加恩闕里惠養老臣賑飢民所鬻子女多所裨益嘗侍上玉音問卿母今年幾公對曰臣

母年幾九十飲食尚强特勑有司加西河之封及安靖
公贈謚仍加公通奉大夫先帝即位公以疾丐閒今上
皇帝在春宫聞之特陞公資德大夫遥授中書左丞太
史院使餘如故時駕在白海子有旨趣召既見先帝諭
公曰卿三朝舊臣朕方倚用力疾從行可也命商議通
正院事至大四年三月今上登極四月十六日公入見
便殿命公領太史院事十九日以疾卒於正寢公生於
癸丑六月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九夫人秦氏子一人道

泰女二人將以是月廿九日葬公於大都西山魯郭先塋之兆迺來請銘公於孟頫一年之長故孟頫兄事公公領太史之日見公於私第置酒相款曲迎送如平時孰謂三日之别遽為死訣也嗚呼哀哉銘曰

昔在唐虞欽若昊天乃命羲和歴象是官帝典所紀莫斯為先維安靖公學於星歴昭文嗣之益精其術寔居

聖元羲和之職服事四朝秉心塞淵每因天人進盡讜言乃陟丞疑乃長昭文出陪乘輿入贊帷幄從征遼海

侍巡朔漠刻期制勝恢我王畧列聖嘉之寵錫便蕃施

及考妣顯被皇恩安靖有言果大其門魯郭之原維公

之宅流慶後人忠孝之澤芒芒來世尚視兹石

元故將仕郎淮安路屯田打捕同提舉濮君墓

誌銘

皇元以仁治天下列聖相承視民如傷一夫或飢由已

飢之有能出粟以賑者輒予之以官其資之崇卑視粟

之多寡著為令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捐瘠之民此堯

湯之用心也大德丁未歲大祲濮君明之捐米千餘石以食飢者全活無數府上其事遂以應格登仕版焉君諱鑑字明之世居嘉興崇德之語溪即春秋所謂禦兒也曽祖考諱敏祖考諱世昌宋承信郎考諱振宋承節郎兩浙東路兵馬副都監婺州駐劄君性明達而處已以謙待士以禮鄉鄰有爭常合和之為義塾以淑學徒為井幹以便行汲為津梁以濟不通為槥櫝以給死喪其樂為善蓋天性然也初調富陽稅務官繼授將仕郎

淮安路屯田打捕同提舉皇慶壬子春沿檄歸家上冢指祖塋之西大樹謂菴僧曰我死可化於此衆訝其語不祥皆愕眙相視是夏復還官次連日樂飲瘍發於項初以其小而忽之樂飲如故屬方隆暑疾日以劇遂不可為其卒六月二十有八日也得年五十有一喪之歸官吏遮道以祭市民無不嗟惜渡江而南風日恬美波濤不驚抵家僧俗弔者系道梵唄之音不絕於耳其為人所鄉慕如此孤允中不敢違先意以是年十二月九

日火化於所指之地奉函骨於堂迨今八年允中曰吾非不能葬也顧函存則親存葬則亡矣是以弗忍也然豈容終不歸於土乎乃卜以延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祔葬祖塋之旁娶沈氏嫡子一人允中也庶子三人俱幼孫男二人女五人允中來請銘予惟君輕財重義蓋積而能散者是宜銘銘曰

邦本惟民民不可飢發廩以贍固邦之基錫以一官禮亦宜之盍躋上壽胡止於斯有子承家報其在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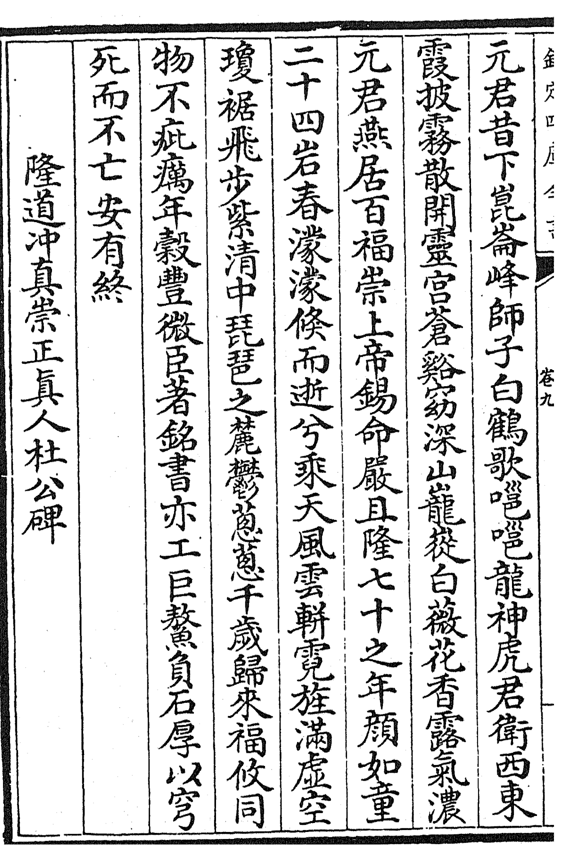
勅賜玄真妙應淵德慈濟元君之碑

留侯稱導引不食穀後數世而天師之教興焉傳千數百年以至於今何其盛耶惟天師之道本乎老氏其言則神仙符祝之事後世為其說者必曰離而父子君臣去而夫婦乃可以成道然古之號稱神仙者未必拘於是也若張氏之先以飛昇尸解聞者踵接其於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夫婦之倫秩然其不紊也嗚呼此張氏所以能久而獨存者乎葢自混一以來道莫盛於三十六

代演道靈應冲和玄靜真君眞君之配玄眞妙應淵德
慈濟元君之德又盛焉宜其後之益光且大也延祐三
年夏五月驛召三十九代天師嗣成入朝冬十月至闕
明年春正月制授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又名臣
孟頫撰元君之碑臣謹按元君諱惠恭姓周氏信州貴
溪縣上饗里人曽大父諱文舉妣聞氏大父諱深甫妣
留氏父諱新妣王氏宋封孺人元君徽柔淵懿生廿三
年而歸玄靜眞君事舅觀妙先生姑倪氏有婦道訓育

二子整齊閫内有母道至於振恤扶樹靡不用其極備天人之福者五十年而澹然冲素恒有游於物外之意元貞二年春三月以三十八代天師入朝制授玄真妙應仙姑至大元年夏五月加玄真妙應淵德真人明年壽七十時今上皇帝在春宫遣使賜上尊宫錦又明年皇太后降旨護所領真懿華山二觀又明年二月癸酉忽危坐閉目蚤晏翛然而逝九月藏冠履於琵琶峰之麓既又作慈濟宫於墓側以為棲神之所皇慶二年追

錫今號二子曰與棣嗣三十七代天師號曰體玄弘道廣教真人曰與村嗣三十八代天師號曰太素凝神廣道明德大真人嘗以治潮功加正一教主特授金紫光禄大夫封留國公竊惟張氏自樹教天下受大封顯號稠恩疊數炫燿照映莫如我朝以闓闓之德被天子異眷賜碑紀行則又自元君始上豈不以元君身育二嗣充大其教以輔我邦家俾清靜無為之化不失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有是命也不亦宜乎銘曰



元君昔下崑崙峰師子白鶴歌唈唈龍神虎君衛西東
霞披霧散開靈宫蒼谿窈深山龍嵸白薇花香露氣濃
元君燕居百福崇上帝錫命嚴且隆七十之年顔如童
二十四岩春濛濛倏而逝兮乘天風雲軿霓旌滿虚空
瓊裾飛步紫清中琵琶之麓欝葱葱千歳歸來福攸同
物不疵癘年穀豐微臣著銘書亦工巨鼇負石辱以穹
死而不亡安有終

隆道冲真崇正眞人杜公碑

昔軒轅問道於具茨漢文求師於河上葢古之聖帝明
君咸貴德而尊士而有道之士亦皆應時而行化傳記
所載信不可誣若真人杜公際遇世祖聖德神功文武
皇帝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於以輔世興邦立言設
教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若人之儔與真人諱
道堅字處逸杜姓當塗采石人自號南谷子晉杜預之
後曾祖秉哲祖竑父時敏並晦迹丘園傳芳清闕妣薛
氏繼陳氏生二子長崇文次真人也真人生而神異幼

而超邁年十四得異書於異人決意為方外遊乃辭母去俗著道士服師石山耿先生繼入茅山披閱道藏依中峯巖木茸巢以居玉海蔣宗師異之授以大洞經法迴風合景之道時丹陽謝真士玄風遠播法海傍霑真人曳杖玄門問道靖室言而無隱拂袖遠遊乃捫蘿仙都迴飈雲水納交名釋載參辟歴之禪遐想慈親亟返白雲之舍當路知其素履俾管教於鄉邦俄走義興隱居張洞三歴霜暑一意泉石辟歴以道契相合招過鳳

谿結知楊氏之王孫託友鄧侯之内侍獲引見慶廟錫
號輔教大師爰受紫衣之榮遄尋白石之隱於是楊氏
以禮請住昇元報德觀真人與玄學建清規百廢具舉
徒衆悦服屬天兵南渡所在震動玉石處燬於崐岡黎
庶懼淪於塗炭弓刀舃措莫拯鄉閭衣食無從思塡溝
壑真人冒矢石叩軍門見太傅淮安忠武王於故都披
膽陳辭爲民請命王與語大悦恨見之晚軍麾爲之斂
兵民社因之安堵遂俾馳驛入覲帝闕輜重兼行混風

塵於卒伍樵蘓後爨忘朝昏之饘粥艱勤備至得抵上都世祖皇帝方綱紀四方并包九有思脩文而偃武躬屈已以求賢聆師之來奏聞立名望雲就日喜見堯天布武升階髙談王道皇明嘉其古直屢賜恩光真人感激聖知莫知云報尋有詔特委馳驛江南搜訪遺逸真人退而上疏言求賢養賢用賢之道上嘉納焉以玆銜命南騖言歸舊廬慈母已亡空隳蓼莪之淚先師如在徒瞻荆棘之墟冥鴻尚避於網羅飛鳬亟還於京邑同

高士以升公引鍊師而進見天顏甚悅野服重歸欽奉
璽書提點道教住持杭州宗陽宫大德七年復被旨授
杭州路道録教門高士真人既主宗陽不忘舊館仍領
昇元觀事先是宗陽燬於火真人買山種樹以三十年
為期至是命工師伐材木治荒蕪畚瓦礫凡正殿講堂
壇靖廊廡真館丈室以次興舉桂棟竦其干霄梅梁杳
其架霧丹楹刻桷不日而成金闕玉京自天而降造三
清尊像及昊天聖容霞光照臨日精晬耀至於金鼎突

兀以騰烟洪鐘高懸而吼夜彤庭赫其弘敞丹扉廓乎開闢不干衆力獨立大功真人往來昇元尋白石舊隱因計然之籌峰即葛仙之丹井别立通玄觀俾弟子薛志亨林德芳甲乙主之瓊山發秀珠泉獻液真人於此枕流漱石遊神雲外步虛禮斗馳思仙鄉自髮髫而清齋視紛華如敝屣香餅巾拂不事珍竒木食草衣恒存慈儉蚑蟜雖設取足於綌絺莞席自安弗求於錦綺又作攬古之樓於通玄聚書數萬卷道德注疏何啻千家

玄聖淵源列圖十子著老子原旨及原旨發揮關尹闡

玄文子纘義等書數十萬言皆理造幽微文含混厚讀

之者知大道之要行之者得先聖之心可謂學業淹深

文行俱備者矣真人於考妣不及於養即通玄之麓作

天根道域奉衣冠葬焉至於爪髮之微亦藏幽室終身

之慕每見戚容孝事父母於斯見之初玄教大宗師開

府張公疏舉真人兼領杭州四聖延祥觀真人勞心基

構協力規圖輪奐既新耄荒求佚今上皇帝遊心大道

申命老臣皇慶改元宣授隆道冲真崇正真人依舊住持杭州宗陽宫兼湖州計籌山昇元報德觀白石通玄觀真人居寵思退請老而傳尋奉璽書以弟子姚志恭為昇元提點師孫孫拱真為提舉俾世世相傳玄玄不絶延祐五年歲在戊午真人在宗陽時年八十有二正月十一日微疾取平生所有物手自標題散之親舊既而出偈遺諸弟子十一日旦頂中爆然有聲而逝弟子姚志恭孫拱真等痛慕罔極竭力營護以三月十一日壬

申遷神藏於天根道域慨旌陽之拔宅仰企無從思許
掾之登晨真文空在杭州達官士庶諸山緇褐哀號攀
挽巷無居人舳艫蔽流縞素彌望又豈特送車千乘而
已哉非夫道德感人仙風振遠疇能若是凡度弟子若
干人其高第弟子姚志恭以銘請孟頫粤從髫歲夙慕
高標先君將漕於金陵真人假館於書塾攜持保抱緣
契相投雲將拜鴻濛為師緬懷維舊太白為紫陽銘墓
援筆何辭銘曰

至人應世啓贊清寧道包玄象德協文明青山孕質白
石標英飛聲天陛高步雲瀛其一氣藹蘭芳形逾松茂嘯
月珠淵采薇瓊岫碧落回軿閬風揮袖服食五牙棲遲
三秀其二玄經闡義原旨立言皇文粹聖王化彌尊懸諸
日月纘於乾坤谷神不死至道常存其三仙寓金輝真容
玉暐桂闕霞氳芝城雲斐碧瓦參差丹櫺焜煒屢降鸞
書時朝鳳扆其四籌峰宴景真館凝神從容觀化消揺上
賓烟蘿泣月露草凄塵佇雲闕而悵望文翠琰於千春其五

勑建大興龍寺碑銘奉懿旨撰

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全德泰寧福慶皇太后既顯受寶冊於興聖宮大備天下之養迺皇慶二年七月丙午內出旨若曰維茲懷孟予寡躬曁今天子昔嘗臨幸其地既而入正紀綱登大位若稽祖宗故事即行殿作大阿蘭若宅淨信比丘其中嚴奉三寶庶幾上報皇天后土及祖宗之德明迓國釐以衍皇祚於無窮維爾徽政院臣以興以輸式時底績俾予翕受成福命下之明

日大徵工師經畫基搆計慮尋引即市荆揚大木使就繩削浮舟以來迺若鐵石瓴甓髹丹堊墁之物像繪旛葢函度鐘磬之儀費皆時給越二年寺成皇太后賜名大興龍寺命僧廣開主之斥陸田三百頃以贍食於寺者而以其碑之文命翰林序書之臣孟頫職在紀載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維皇元誕受天命仍世作德明配在上淳恩豐澤漸涵煦育東西極日所出入而南北際於炎荒亥朔之地海虛瘴徼廣輪不知其幾萬里聲被

教洽薰為泰和度越唐虞三代之盛矣迹其所以多得
於大雄氏之道者竊甞觀之自象教旁霑時君世臣固
亦尊信隆事傾悅企嚮而徒揣迹於言語文字之間謂
足以殫盡其道而不知吾佛世尊大圓悲智方便聞修
六度俱證萬有咸宗者以能一本於仁求諸吾心而已
今皇帝陛下重純累熙而皇太后殿下執坤承乾前朝
後闈雍雍懌懌明孝深慈化覃率普是維有得於其道
而且全得於其心者矣宜乎紹開天地之休迓續烝民

之生焯然為世皇極之主也矧茲覃懷維昔冀方舜封禹域咸在都畿之内龍光所被車轍馬跡繹奕如新紺宮金刹雲湧山立諸佛世尊固將隨境應現發祥委祉翼慈算於萬億登洪圖於三五所謂由佛之道得佛之心者明徵定保庶其在是銘曰

昔在能仁出震五天具正偏知垂教萬年付累之弘得聖乃傳於維皇元啓運非後念玆法印如手授受累聖同符以有九有仁聞既敷義聲以鋪苞山絡海悉貢悉

輸格於穹昊肇我今皇皇侍長樂聖孝孔彰太母曰嘻
子有攸得諸佛應心在予一德睠思河内帝昔潛龍宜
即舊邦塔廟是崇爾徽政臣晝堵為宫其堅其良駿發
爾功庶工子來奔走先後既畚既斲亦塗亦釦豐棟華
榱文網雕牖珉堦珷級翼㒷映左右慈顔載豫瑞慶有開
錫名興龍聖言大哉旃檀苾芻以道實來既寧爾居亦
豐爾食迺割井腴迺弘經席花雨繽紛唄聲晨夕懷人
盈庭頌言以讙龍德方中萬目齊覩豈惟懷人有懌其

顔既開化城兆民孔安濟流湯湯王屋峙峙峨嵋非遥五臺非邇青猊白象時戾時止函香歲來以格繁祉降祉既繁表佛勝相放種種光照燭無量飛潛動植氷釋罪障證一切智歸福於上皇上孝仁德並羲軒纂繩祖武光裕後昆兩宫萬壽與天長存

大元大崇國寺佛性圓明大師演公塔銘

至大二年九月廿二日大都大崇國寺住持沙門佛性圓明大師演公卒越二年其大弟子告於天子曰先師

入般涅槃浮屠氏法遺骨舍利必奉之以塔先師以道
行承列聖寵遇甚厚非著之文字無以示永久在廷之
臣孰宜為之銘維陛下擇焉天子以命臣孟頫臣孟頫
謹奉詔按其行事而敘之曰師名定演俗姓王氏世為
燕三河人自幼性不能肉食祖母敎之佛經應聲成誦
七歲入大崇國寺事隆安和尚為弟子徧習五部大經
服勤左右朝夕不懈隆安亟稱之於是遂使之研精抄
疏求第一義及隆安順世遺命必以師補其處法兄總

統清慧寂照大師亦退而讓之師固辭是夕其徒有夢淨室中一燈熒然旦為師言且勗師曰正法不可以無傳人天眷眷望有所歸師計不得已遁去三遊五臺山還居上方寺博觀海藏兼習毗尼三昧屬崇國寺復虛席衆泣而告之師始從其請日講華嚴經訓釋孜孜曾無厭斁世祖皇帝聞而嘉之賜號佛性圓明大師至成宗時別賜地於大都建大崇國寺復受詔主昊天寺戒壇宿德號雄辯大師授之以金書戒經於是祝髮之徒

以萬計咸稽首座下尊禮師為羯磨首歲以六月六日
用所得布施資飯僧五百衆誦諸大經及於兩寺講筵
捨長財以修珍供弟子百餘人得法者三十人師未卒
時其大弟子薊州延福寺住持義敬等先為師建塔至
是奉之以葬焉壽七十三臘三十有五師自涖講席數
蒙聖恩賞賜白玉觀音像皇太后聞師道行亦降懿旨
以護其法銘曰
維天渾然理以充塞人異於物以全有德欲勝而爭爰

失厥性聖人憂之以藥療病為道無形易流而蕩立之
範防寔眡尼藏不肆而拘曷既厥能非説所説演最上
乘歷年二千旁行是宣不顯而晦其義則玄維此聖諦
如海無際不有先覺孰覺一世皇元聿興爰有異人貪
避有知其性已仁高道厚德涖此講席人以允迪不塞
而闕復登戒壇為羯磨首如大將誓衆惕然受仰承列
聖被之休光盛為建宮厚不可量生滅滅已傳於弟子
正法不壞利及生齒帝念不忘勅臣孟頫著銘於石以

告萬古

臨濟正宗之碑奉勅撰

佛以大智慧破一切有以大圓覺攝一切空以大慈悲度一切衆始於不言而至於無所不言無所不言而至於無言天道非言不傳傳而不以言則道在言語之外矣是為佛法最上上乘如以薪傳火薪盡而火不窮也故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一笑之頃超然獨得尚何可以言語求哉自摩訶迦葉廿八傳而為菩提達磨達磨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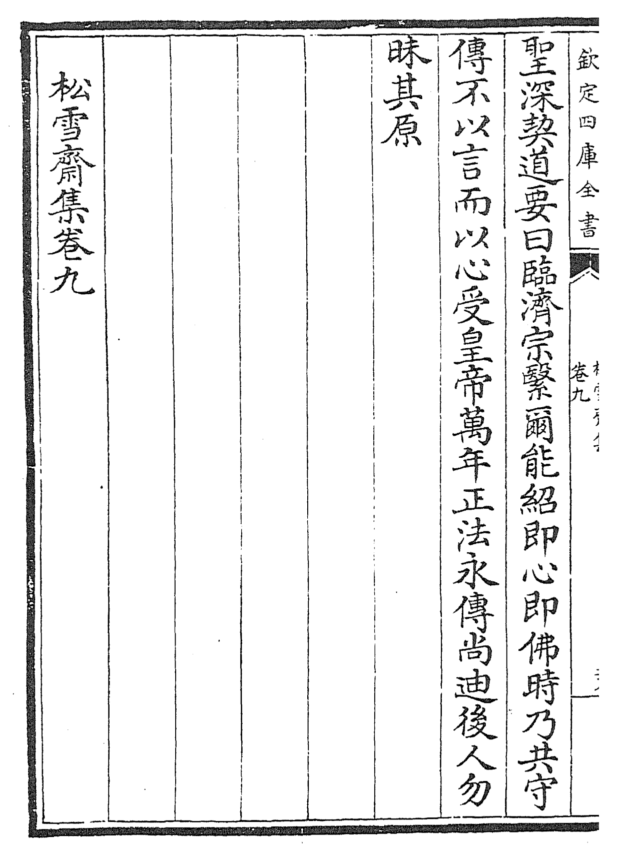
入中國居嵩山少林寺面壁坐者九年達磨六傳而為
能大師十傳為臨濟臨濟生於曹州游學江左事黃檗
黃檗種松劚地有聲師聞之豁然大悟歸鎮州築室滹
沱河之上今臨濟院是也因號臨濟大師師之於道得
大究竟繇臨濟而上至於諸佛繇諸佛而下至於臨濟
前聖後聖無間然矣直指示人機若發矢學者聞之耳
目盡喪表裏無據自能後禪分為五唯師所傳號為正
宗一傳為興化奬再傳為南院顒三傳為風穴昭四傳

為首山念又五傳而為五祖演演傳天目齊齊傳嬾牛和和傳竹林寶寶傳竹林安安傳海西堂容菴容菴傳中和璋璋傳海雲大宗師簡公海雲性與道合心與法冥細無不入大無不包師住臨濟院能系祖傳以正道統佛法蓋至此而中興焉當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在潛邸數屈至尊請問道要雖其言往復紬繹而獨以慈悲不殺為本師之大弟子二人曰可菴朗曠菴儇朗公度革菴滿及太傅劉文貞儇公度西雲大宗師安公

師以文貞公機智弘達使事世祖皇帝當是時君臣相得筞定天下深功厚徳及於元元卒為佐命之臣皆自此啓之也元貞元年成宗有詔迎西雲住天都大慶壽寺進承清問經歷三朝發撝玄言得諸佛智懸判三乘如一二數由是臨濟之道愈擴而大今皇帝欽承祖武獨明妙心刻玉為印以賜西雲其文曰臨濟正宗之印特加師榮禄大夫大司空領臨濟一宗事仍詔立碑臨濟院命臣孟頫為文稱揚佛祖之道以示不朽臣孟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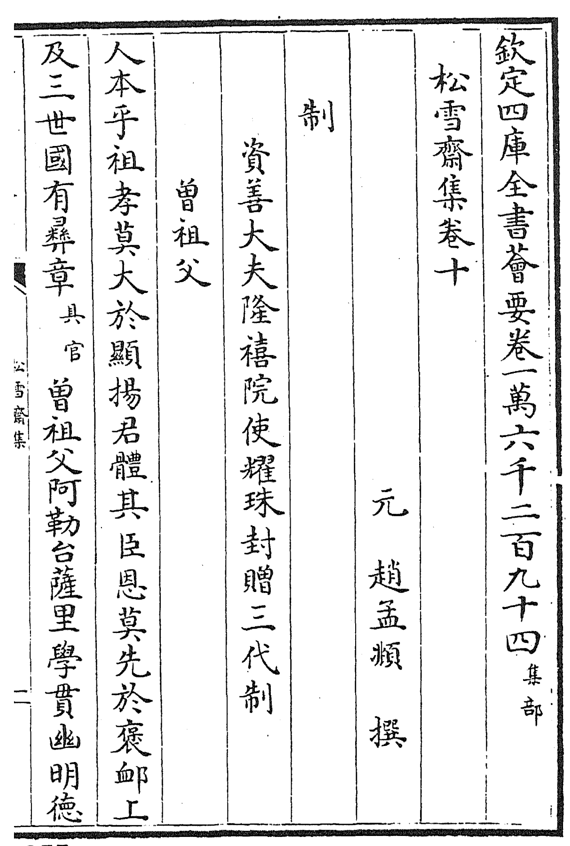
既敘其傳授又系之銘銘曰

佛有正法覺妙明心二十八傳至於少林赫赫少林師我震旦使為佛種不鎮而斷傳後十世而得臨濟為道坦然如指而示又傳十世是為海雲坐祖道場能紹厥聞維我世祖誕膺天命威震九有維佛是敬聞師之名若古賢聖嘗進一言深入聖聽不殺之仁其利甚弘俾大弟子為帝股肱至西雲公能嗣其業據師子座為衆演說聞者讚歎信者鄉風得者如寶悟者如空今皇帝



聖深契道要曰臨濟宗繫爾能紹即心即佛時乃共守傳不以言而以心受皇帝萬年正法永傳尚迪後人勿昧其原

松雪齋集卷九



松雪齋集卷十

元 趙孟頫 撰

制

資善大夫隆禧院使耀珠封贈三代制

曾祖父

人本乎祖孝莫大於顯揚君體其臣恩莫先於褒卹上及三世國有彝章具官曾祖父阿勒台薩里學貫幽明德

崇端慎西域之板圖既入四方之賢俊咸歸爾以辨慧之才適際休明之運及我定宗之世遂為皇子之師流慶本支既大興於彖教推忠社稷乃繼秉於鈞衡睠爾曾孫益昭先訓是用錫以保德之號表以柱國之勲仍定謚以疏封庶褒生以勸後於戲趙國山河之固既啓爾邦漢朝帶礪之盟尚期爾後英靈如在寵渥其承可

曽祖母

朕惟遡本以推恩所以勸忠而教孝矧以孫曽之善繼

宜均伉儷以疏封 具位 有德有言令儀令色既來嬪於君子遂鍾秀於諸孫或振響於覺林學推慈濟或著勳於鈞軸世篤忠貞盡從列爵之榮以顯宜家之美於戲魚軒翟茀雖莫及於當年鸞誥龍章庸追崇於三世尚歆寵命以迪後人可

祖父

大道之興蓋有關乎世運佛教之盛故莫尚於我朝慨想哲人申加卹典 具官 祖父奇塔特薩里法之龍象國之

鳳麟禀勇猛精進之資負剛明果毅之氣樹宗風而益振酌法海以彌深福澤之流卒歸後嗣柱石之佐遂為良臣雖已寵於褒章猶未愜於朕志是用表勲著號賜履易名庸建爾於上公式慰爾於下地於戲道長世短既脫屣於空華子孝孫賢尚珥貂於奕葉其歆朕命永建乃家可

祖母

風化之本寔始於閨闈褒卹之章必齊乎伉儷烝畀祖

妣爰爾國恩具位秀毓德門家稱寳媛篤生賢哲嶷然台鼎之司坐享安榮鬱若山河之錫廹諸孫而未艾貽德澤之可隆宜進腴封用疏大國於戲非此母不生此子徒緬想於藎臣爵其婦而從其夫尚有光於來世爾靈不昧朕命其承可

父

自古哲王咸有股肱之佐惟我世祖居多心膂之臣緬想先猷有如一日宜加褒典以慰九泉故榮禄大夫中

書平章政事守司徒集賢院使領太史事謌爾根薩里縝密而温純明敏而謹慎早親帷幄朝夕輸獻納之忠出共車輿春秋備巡遊之從汲引天下之士進不隱賢彌綸禁中之機退無泄語總羲和於歷象位承弼於鈞衡管轄學貫天人恒密陳於警戒子房智定儲貳亦預計於基圖能自保其功名人不見其喜愠當時有全才之目舉朝皆厚德之推美矣流芳惜哉異世是用顯錫功臣之號榮加柱國之勲茅土開全趙之封公府建維垣

之重易名節惠極致哀榮於戲明良同時慨追懷於旣往子孫逢吉尚思報於來今咨爾有靈歆予時命可

母在堂

婦人從夫之爵不以生死而異恩臣子事君以忠宜被褒崇之令典此蓋國家之制爰疏閨闈之榮具位婉娩令儀柔嘉維則事舅姑以孝藹然婦德之純教子孫以賢允矣母道之粹况爾先臣之內助盍開大國之華封於戲翟茀以朝庸示車服之美綵衣侍養坐膺甘旨之

供往服寵嘉益綿壽祉可

章佩丞赫赫封贈三代制

曾祖父大名路達嚕噶齊扎瑪里廸音贈順節

功臣資德大夫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魏國

公

朕聞明莫明於審勢愛莫愛於保民追惟開國之初每

歎忠臣之義有一於此其忍忘之具官大智若愚沉幾

先物方太祖之四伐守西域之孤城慕帝王之有真不

謀妻子帥人民而來附各保父兄卒典名藩遂開魏土
豈人為之能致信天道之不誣爾子爾孫益陳力於帝
室我爵我土宜膺寵於褒章庸極哀榮以昭勸賞於戲
積德累行之報既見於今四世五公之隆尚期爾後英
靈不爽寵渥其承可

曾祖母 原缺

祖父資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阿里哈贈推誠宣力功臣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魏國公

繼述之善往聖之所嘉藩翰之良有國之攸賴人雖遠

矣朕甚休之肆申美於褒章用埀勸於來葉　具官　材兼
德備惠與政和五綰郡符若龔黄之再出四持使節如
方召之復生危而持顛而扶寒者衣飢者食山無弄兵
之盜野有樂業之民惟久歷於外藩亦洊登於左轄材
猷未展館舍遽捐方資後嗣之賢莫究前人之報是用
表勲著號析爵疏封職躋端揆之榮國錫大名之美於
戲生必有死貴身没而名存善則降祥惟本深而末茂
其歆朕命永迪爾孫可

祖母烏爾袞黙色氏追封魏國夫人

爵婦以勸從夫之道古之所先與祖而有及妣之文今其可後具位以鳲鳩之德應鳳凰之占作配良臣克就勲庸之美致嚴祀事不違孝敬之誠錫號夫人啓兹魏土於戲蘋蘩藴藻幸膺配食之榮茅土山河永享脂田之富淑靈不昧休渥惟歆可

祖母完顔氏追封魏國夫人

繼室之賢必以子孫而貴從夫之爵乃有國家之恩刬

在名臣盡領異數具位幽閑素禀柔順自持夙夜不忘
警戒之誠春秋克盡烝嘗之義詩書教子遵女史而弗
渝勤儉起家為夫族之所法蓋得之於天者厚宜報之
以德者豐號爾小君封茲大國於戲惟爾克孝故有子而
能忠惟爾克敬故有孫而善繼朕命惟允淑䰟其承可
父榮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額布勒津贈推忠協恭佐理功臣太保金紫
光祿大夫上柱國追封魏國公

世稱願為良臣其旨深矣朕嘗數求前哲厥迹茂焉一老不遺每懷靡及具官學知體用才濟猛寛頃以父祖之資遂際君臣之會歷中外垂三十年踐履高華名數千里詩書禮義之府博涉深探庠序教化之原朝論夕講是以綱提目舉草偃風行論貨殖則以足民為先掌銓衡則以得人為本分符出鎮有父母斯民之心攬轡周詢有澄清天下之志遠則郊原春動近則臺閣風生舟楫鹽梅方深期於大用藩籬屏翰遽興歎於云亡

爰肆殊恩式加褒典於戲大名魏國以為茅土之封太保上公以示槐班之貴勲號兼美生死同榮歆此寵章迪於後嗣可

母阿穆爾氏追封魏國夫人

詩稱鵲巢之德禮有翟茀之儀緬懷輔佐之賢盍隆車服之數具位以爾令族嬪於高門勤儉孝慈早著閨儀之美貞忠婉懿式為婦道之師俾予良臣克盡忠效可忘內助之報爰疏大國之封於戲生為邦君之妻榮其

至矣没正夫人之號禮亦宜之咨爾淑䰟歆予休命可

中奉大夫殊祥院使濟爾哈台封贈三代制

曾祖父哈扎爾

崇德報功國家之令典愼終追遠臣子之至情宜推歸厚之恩庸侈追崇之數具官賦武資剛正立行貞良際遇祖宗之時備盡股肱之力執干戈以宿衛夙夜靡違屬櫜鞬以從征險夷弗二生未霑於一命德乃種於諸孫是用極五等之封開三公之府易美名以節惠錫顯號

以紀功於戲貽厥孫謀已深嘉於既往繩其祖武亦用
勸於來令靈而有知服之無斁可贈翊衛功臣太保金
紫光祿大夫柱國仍封梁國公謚莊襄

曾祖母威喇葦

爵賞之制所以旌忠贈卹之恩所以教孝惟爾故臣之
配可無寵命之頒 具位 生而令儀出於華胄竭勤勞於
內助事我祖宗致善慶之多祥施于孫子式示治朝之
勸爰開大國之封於戲秩視上公已躋榮於九命恩加

三世庶足慰於重泉咨爾淑靈服兹休命可仍封梁國夫人

祖父瑪察

恩莫大於報功用昭國家之典禮莫重於尊祖以盡臣子之心維爾舊臣宜膺顯秩具官天挺英毅世篤忠貞斬將搴旗日闢國於百里被堅執銳身可敵於萬人累聖咸錄其勤勞厚賜屢膺於寵澤嘉爾令子為國功臣是用重賜嘉名申加美謚槐佐再開於公府茅封仍胙

於梁區於戲生不同時尚想見其風采死而如在顧何
惜於褒崇洛爾英靈服予休命可贈宣忠協力功臣太
傳儀同三司上柱國仍封梁國公謚桓武

祖母托克托鼐爾

朕念勲勞之臣舉褒贈之典況貽謀於孫子嘗宣力於
王家爰示寵章追崇世美具位克全貞烈作配忠良勉
正其夫致有外攘之績象賢有子益昭積慶之祥膚疏
大國之封俾正小君之號於戲無德不報宜一品之躋

榮有開必先見百年之種德當其靈識歆此殊恩可仍

封梁國夫人

父囊嘉特

臣子之忠有殊功於社稷國家之典宜追錫於勲階思

貴幽宫其孚渙號具官性資英爽謀略沉雄忠武得於

家傳智勇方於人傑登將壇而作士氣恒收逐北之功

銜使命以覘敵情坐定平南之策始終一節服事四朝

蓋嘗居風憲之司亦屢任承宣之寄屬成廟奄棄羣臣

之後當眇躬入平内難之時擁戈以啓元戎同祈父之
爪士按劒以決大計若太公之鷹揚信一言以興邦不
終時而定國方倚樞機之任遽嗟疾病之嬰出鎮省垣
考終里第每念干城之績忍聞鼙鼓之聲嘉爾後人克
承先緒是用開師垣於公府分浚土於王封賜號旌功
易名節惠於戲河如帶山如礪傳茅胙於無窮木有本
水有源茂子孫於益永英靈不昧寵命其承可贈推忠
靖難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浚都

王謚武忠

故母阿爾哈納

國家推報本之恩視勲勞而肆賞婦人有從夫之義沛
封爵以齊榮爰錫寵章用光泉壤具位柔嘉秉德勤儉
能家善事夫君克佐外攘之事敬恭婦職使無内顧之
憂既資同體以宣勞宜合齊眉而錫命於戲茅封浚土
式開異姓之王花誥金泥庶昭同穴之義欽予加寵慰
爾貞魂可追封浚都王夫人

母伊蘓妻

君使臣以禮昔聞於聖言夫乃婦之天宜從於王爵此蓋朝廷之彝典式昭閨閫之至榮具位起家儉勤持身淑慎相爾君子居多內助之功宜其家人故有降祥之慶惟先正盡忠於帝室故浚都大啓於王封爰肆殊恩以及賢配於戲貂蟬四葉奇勳顯著於旗常鸞誥五花輿壤齊榮於湯沐欽承寵命益介壽祺可封浚都王夫人

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大司徒徽政院副使領將作院事張九思贈推誠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魯國公謚忠獻制

功存翊衛睠惟先正之臣國有彝章式舉追崇之典宜頒異渥以賁重泉　具官　寛厚有容質直好義早逢熙運位登喉舌之司逮事春宫身任羽翼之寄屬奸臣之作亂閉宫門而不開倉卒之間忠節可尚太皇知其謹慎委任盡其始終世祖疇其勲庸爰置諸其左右天下誦

司馬光之字朝廷推萬石君之風從容乎廟堂密勿乎
禁近鞠躬盡瘁弼亮三朝正笏垂紳夷險一節謀猷方
資於啓沃疾病遽得於勤勞雖没世之有年亦懷賢其
無已是用封之東魯建於上公三司同開府之儀八柱
表承天之力示崇德報功之澤極生榮死哀之情於戲
朕惟圖任舊人天不憖遺耆老九原莫作一品斯崇夫
推賢盡誠之謂忠賢德有成之謂獻合茲節惠以著嘉
名咨示英靈服予寵命可

故行軍千戶權順天河南等路軍民萬戶賈輔
贈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左丞武威郡公謚武毅
制
朕嗣承丕搆緬想先猷惟祖宗之造邦賴英傑之助順
或擁城池而奉獻或屬櫜鞬而效忠雖其人之云亡而
厥功之可尚宜修播告式示褒嘉具官沉毅而敦書驍
雄而善戰際遇太祖削平中原崛起燕趙之間以乘風
雲之會據祁陽之輿壤當河朔之要衝保而有之莫或

侮者知天命之有在抱地圖而來歸朔漠驅馳方致望
雲之喜春秋奄忽遽先墜露之零受命朝廷歸骨鄉里
虎頭食肉惜萬里之未侯馬革裹尸雖百身而莫贖念
言慨歎顯示追崇爰疏上將之榮兼畀丞疑之寵節以
壹惠昭其庸勲於戲實融入朝遂騰聲於漢室鄧禹杖
策亦畫像於雲臺著令聞於無窮視古人其何愧凛然
英爽服此殊恩可

故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賈文備贈榮禄大

大平章政事祁國公謚通敏制

朕念世德之臣嘉干城之將既戰功之可紀宜爵命之追崇誕告在廷式孚大號具官機沉而志決氣邁而力雄生遇世祖之時號為名父之子赤心報國算靡失於毫釐結髮從軍戰不聞於敗北受蔡公之節制耀鄂渚之軍聲仗鉞嶺南措遺黎於衽席提師海上建奇績於樓船蠻蛋咸服其威名湖廣繼參於政事寬柔温裕有詩書元帥之風慈愛聰明全豈弟君子之德乞骸骨而

勇退及齒髮之未衰恨不同時事如昨日爰頒異數峻
躋一品之榮迺謚嘉名兼畀上公之爵於戲愼終追遠
聖哲之名言崇德報功國家之彝典英魂不昧寵命其
承可

開府儀同三司太師録軍國重事遥授中書右
丞相宣徽使尚服院使知樞密院事領中正院
事烏爾圖封淇陽王制
勲舊之臣澤宜加於冑嗣藩屏之寄恩盍衍於眞封寵

命匪私彛章斯稱其敷渙號誕告明廷具官大器晚成小心日著肯堂肯構材克紹於先猷如玉如金德式昭於王度雅有象賢之譽居多事主之勤未嘗富貴以驕人每竭忠誠而許國維爾祖考茂績紀於旂常錫之山川列爵分於茅土宅淇陽之名壤秩開府之崇儀仍畀金章增榮華衮於戲纘乃舊服追配前人之光曁余同心永綏先王之禄往欽朕命則予汝嘉可

交趾批答

卿世守海邦遠修職貢載馳使介來捧賀章顧方物之屢陳知乃心之克謹兹馬還邁宜示寵嘉其堅事大之誠以體同仁之意今賜卿某物若干至可領也春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御試策題 皇慶二年

制曰朕聞治天下之道必本於仁義唐虞三代之盛用斯道也刑罰之施不過輔治而已朕承祖宗丕顯之業嗣守大寶君臨萬方思得賢士大夫與之共治故延問

於子大夫子大夫誦先聖之遺書深明厥旨夫行仁義必盡心於民事本末先後之叙究之詳矣其為朕言之朕將擇焉

贊

李士弘真贊

氣稟全晉之豪風流東晉之高落筆雲煙吐辭波濤躭文藝如嗜欲以古人為朋曹出則父母名杜入則侍從夔皋蓋塵俗所不能侵而軒冕亦不能逃也

參政郝公畫像贊

麟鳳龜龍是謂四靈公出瑞世儀於帝廷政柄是叅袞職是補進退有道孰余敢侮巖巖國楨表表人望見者竦然咸曰良相天子知公公豈久閒維伊維呂伯仲之間

雪樓先生畫像贊

隤山喬嶽降其神長江大河肆其文望之儼然薄夫為敦幅巾褒衣坐鎮雅俗廌冠白簡逆折姦臣蓋凜然如

白雪藹然如陽春雖玉帶金魚世以為公貴孰知夫胷

吞雲夢者所以為一代偉人也哉

昭文館大學士榮禄大夫平章軍國事行御史

中丞領侍儀司事贈純誠佐理功臣開府儀同

三司太傅上柱國魯國公謚文貞喀爾公布呼

家畫像贊

於維魯公萬夫之雄篤學力行擇乎中庸夙遇世祖明

良相逢以道事君蹇蹇匪躬無言不讐無諫不從舉善

若遺疾惡如風誅鋤草萊黍稷芃芃夙夜匪懈以成治
功維此治功四方攸同昔唐魏徵相於太宗仁義之效
及於鰥癏維公德業千古齊蹤載瞻遺像彷彿音容式
昭頌聲以播無窮

長春宮孫真人真贊奉勅撰

澹兮其若川油兮其若雲在天虛兮其若谷粹兮其若
玉冲冲兮而無不足服文采冠崔嵬佩寶璐人皆美其
榮而我安若素夫所謂真人者非斯人其孰與邪

兵部主事申穆之父伯祥醫學教官畫像贊

盧扁已逝無良醫蒼生有疾醫者誰申君挺生泰山陲力學至老不少衰著書立言補闕遺察脉療病窮毫釐要與人世扶災危此意自足追黃岐惜哉不見用於時空覩畫像令我悲活人有後不我欺我作此語君應知

開府儀同三司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張公畫像贊奉勑撰

道德之全玄之又玄時而出之溥博淵泉其動也天游

其靜也自然人皆謂我智而我初無言人皆謂我貴而我不敢為天下先贊化育而不居寶慈儉以乾乾故位三公揖萬乘獨立乎方之外而生閱乎大椿之年微臣作頌承命自天穆如清風萬古其傳

夏真人真贊

松風兮颼飂石泉兮交流逍遥兮燕坐與造物兮同遊清揚皎其玉雪氣宇凛乎高秋古之仙者不可得而見矣我儀圖之其陶貞白之儔與

平章政事趙公子敬真贊

侃侃君子之德蹇蹇王臣之風黄閣霜臺夙夜在公古所謂體國之忠然而進退有道弗磨弗涅位廊廟則不忘於山林在江湖則心存於魏闕古所謂識時之傑噫世之珙璧國之著龜微斯人其誰與歸

中峰和尚真贊

身如天目山寂然不動尊慈雲灑法雨徧滿十方界化身千百億非幻亦非真覓贊不可得為師作贊竟

銘

周待制致樂堂銘

子事父母貴養其志孰謂外物而樂可致孝本天性率性即孝具在方册可則可效周君之堂我雖未升載覩斯文孝寔有徵爰作銘詩以頌以勉五十而慕舜也何遠

題跋

書吳幼清送李文卿歸養序後

饒陽李文卿方佐連海戎幕一旦請解官歸養是時其父八十餘矣温凊之問甘旨之供又數年而父卒既卒葬之以禮服闋復佐真定戎幕於杭於是文卿亦七十矣告老而歸戎帥苦留之不可奪乃以詩卷使其表弟宋某來徵余言僕開卷見司業吳公之文嗟乎吳公之言憤世嫉賢可為萬世戒而益有以見文卿孝於其親異於流俗萬萬也況文卿之家七世不異爨其所由來蓋亦有自而文卿又能引年致仕視世之貪榮苟禄者

何啻霄壤也尤使人敬之愛之不能自已敬書吴公之序之後而歸之

七觀跋

七觀者翰林待制袁公桷之所作也何為而作也翰林承旨程公請老而歸袁公作此以送之也送程公之歸而不及乎執手傷離之情顧乃鋪張組織細大靡遺何其勤且博也葢自枚生始作七發魏晉而下往往追蹤躡影誇奇鬬麗才高者干雲霄學博者漲溟渤後之學

者絶響久矣公之此作因事以發其辭引類而極其理將馳騁乎漢魏超軼乎班揚非夫貫通三才愽綜百家疇能縝密宏辨若斯其美也僕雖衰老目昏不覺援筆為書一通若袁公不以筆札之陋刻諸堅石庶幾詞翰相須之義傳之天下後世以為美談云爾

題如上人詩集

詩不可以易言也易於言詩者必其天資超卓學問過人故其為言似平而實險似淺而實深故觀者以為易

耳四明如上人以詩示僕有仇仁近張仲實吾子行敘引仇張吾三子者今之善詩者也其於如上人之詩亟稱道之則僕可無言矣然僕才劣獨以詩為難非若三子者易於言詩也唐宋善詩高僧以十數其所以名世傳後者皆不可以易得如上人知其難歸而求之有餘師矣僕所以為是言者愛上人之才喜其言語之工而欲增益其所未至耳上人以僕之言為然耶不然耶

閣帖跋

書契以來逺矣中古以六藝為教次五曰書書有六義象形指事諧聲會意轉注假借書由文興文以義起學者世習之四海之内罔不同也秦滅典籍廢先王之教李斯變古篆程邈剏隷書隷之為言徒隷之謂也言賤者所用也漢承秦弊舍繁趨簡四百年間六義存者無幾漢之末年蔡邕以隷古定五經洛陽辟雝以為復古觀者車日數百兩其後隷法又變而真行章草之説興言楷法則王次仲師宜官梁鵠邯鄲淳毛宏行書則劉

德升鍾氏胡氏草則崔瑗崔寔張芝張文舒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韋仲將張超之徒咸精其能至晉而大盛渡江後右將軍王羲之總百家之功極衆體之妙傳子獻之超軼特甚故歷代稱善書者必以王氏父子為稱首雖有善者蔑以加矣當是時江左號禮樂衣冠之國而北朝尚用武其遺風流俗接於耳目故江左人士以書名者傳記相望歷隋而唐文皇尚之終唐之世善書者輩出其大者各自名家逸其名者不可勝數亦可謂

盛矣宋興太宗皇帝以文治制詔有司以善賈購法書聚之御府甚者或賞以官時五代喪亂之餘視唐所藏存者百一古迹散落帝甚憫焉淳化中詔翰林侍書王著以所購書由三代至唐釐為十卷摹刻祕閣題曰上石其實木也既成賜宗室大臣人一本自此遇大臣進二府輒墨本賜焉後乃止不賜故世尤貴之黄太史曰禁中板刻古帖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賜羣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元祐中親賢宅借板墨百本分遺

宮僚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黝黑又多木横裂文士大夫或不能盡别由此觀之刻同而墨殊亦有以也甲申歲五月余書鋪中得古帖三卷第二第五第八明年五月又得七卷多第八缺第九六月以其多者加公權帖一卷於錢唐康自修許易得第九卷始為全書雖墨有燥濕輕重造有工苦皆為淳化舊刻無疑是可寶也自太宗刻此帖轉相傳刻遂遍天下有二王府帖大觀太清樓帖紹興監帖淳熙修内司帖臨江戲魚堂帖

利州帖黔江帖卷帙悉同又有慶歴長沙劉丞相私第帖碑工帖尚書郎潘師旦絳州帖絳公庫帖稍加損益卷帙亦異其他瑣瑣者又數十家不可悉記而長沙絳州最知名要皆本此帖書法之不喪此帖之澤也予因記得帖之由遂摭其本末著於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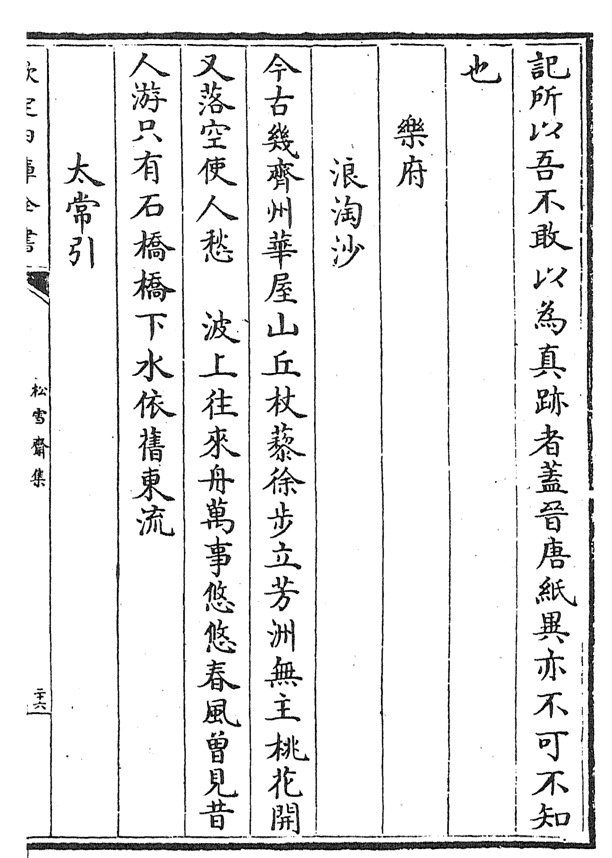
洛神賦跋 二則

晉王獻之所書洛神賦十三行二百五十字人間止有此本是晉時麻牋字畫神逸墨彩飛動紹興間思陵極

力搜訪僅獲九行一百七十六字所以米友仁跋作九行定為真跡宋末賈似道執國柄不知何許復得四行七十四字欲續於後則與九行之跋自相乖忤故以紹興所得九行裝於前仍依紹興以小璽款之却以續得四行裝於後以悦生胡盧印及長字印款之耳孟頫數年前竊禄翰苑因在都下見此神物託集賢大學士陳公顥委曲購之既而孟頫告歸延祐庚申忽有僧闐門持陳公書并此卷數千里見遺云陳公意甚勤勤也陳

公誠磊落篤實之士不失信於一言豈易得也因併及之至治辛酉既裝池適老疾不能跋壬戌閏五月十八日雨後稍涼力疾書於松雪齋

又有一本是宣和書譜中所收七璽宛然是唐人硬黃紙所書紙略高一分半亦同十三行二百五十字筆畫沉著大乏韻勝余屢嘗細視當是唐人所臨後却有柳公權跋兩行三十三字云子敬好寫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此其一焉寶歷元年正月廿四日起居郎柳公權



記所以吾不敢以為真跡者蓋晉唐紙異亦不可不知也

樂府

浪淘沙

今古幾齊州華屋山丘杖藜徐步立芳洲無主桃花開又落空使人愁　波上往來舟萬事悠悠春風曾見昔人游只有石橋橋下水依舊東流

太常引

水風吹樹晚蕭蕭散髮醉吹簫塵事苦如毛要洗耳時聽舜韶　舊遊何處瓊山銀海宮殿鬱岧嶢誰與共遊遨尚記得仙人子喬

南鄉子

雲擁髻鬟愁好在張家燕子樓稀翠疎紅春欲透温柔多少閑情不自由　歌罷錦纏頭山下晴波左右流曲裏吳音嬌未改障羞一朶芙蓉滿扇秋

水龍吟 次韻程儀父荷花

凌波羅韈生塵翠於孔蓋凝朝露仙風道骨生香真色人間誰妒佇立無言長疑遺世飄然輕舉笑陽臺夢裏朝朝暮暮為雲又還為雨　狼籍紅衣脫盡羡芳魂不埋黃土涉江還去采菱拾翠𢹂儔嘯侶寶玦空懸明璫偷解相逢洛浦正臨風歌斷一雙翡翠背人飛去

虞美人

池塘處處生春草芳思紛繚繞醉中時作短歌行無奈夕陽偏傍小窻明　故園荒徑迷行跡只有山仍碧及

今作樂送春歸莫待春歸去後始知非

江城子 賦水仙

氷肌綽約態天然澹無言帶蹁躚遮莫人間凡卉避清妍承露玉杯餐沆瀣真合喚水中仙 幽香冉冉莫江邊珮空捐恨誰傳遥夜清霜翠袖怯春寒羅韈凌波歸去晚風裊裊月娟娟

蝶戀花

儂是江南遊冶子烏帽青鞵行樂東風裏落盡楊花春

滿地萋萋芳草愁千里　扶上蘭舟人欲醉日莫青山
相映雙蛾翠萬頃湖光歌扇底一聲催下相思淚

點絳脣

昏曉相催百年窻暗窻明裏人生能幾嬴得貂裘獘
富貴浮雲休戀青綾被歸與未放懷烟水不受風塵眯

水調歌頭　與魏鶴臺飲芙蓉洲年成甫用東坡韻見贈走筆和之時已巳中秋也

行止豈人力萬事總由天燕南越北鞍馬奔走度流年
今日芙蓉洲上洗盡平生塵土銀漢溢清寒却憶舊遊

處迴首萬山間丁亥秋與成甫會八詠樓故云客無譁君莫舞我欲眠一杯到手先醉明月為誰圓莫惜頻開笑口只恐便成陳迹樂事幾人全但願身無恙常對月嬋娟

水調歌頭 和張大經賦盆荷

江湖渺何許歸興浩無邊忽聞數聲水調令我意悠然莫笑盆池咫尺移得風煙萬頃來傍小窻前稀疎澹紅翠特地向人妍　華峰頭花十丈藕如舡那知此中佳趣别是一壺天倒挽碧筩釃酒醉卧緑雲深處雲影自

田田夢中呼一葉散髮看書眠

虞美人 浙江舟中作

潮生潮落何時了斷送行人老消沉萬古意無窮盡在長空澹澹鳥飛中　海門幾點青山小望極烟波渺何當駕我以長風便欲乘桴浮到日華東

後庭花

清溪一葉舟芙蓉兩岸秋採菱誰家女歌聲起暮鷗亂雲愁滿頭風雨帶荷葉歸去休

滿捧金卮低唱詞尊前再拜索新詩老夫慚愧鬢成絲　羅袖染將修竹翠粉香吹上小梅枝相逢不似少年時

浣溪沙　李叔固丞相會間贈歌者岳貴貴

應制月中仙

春滿皇州見祥煙擁日初照龍樓宫花苑柳映仙仗雲移金鼎香浮寶光生玉斧聽鳴鳳簫韶樂奏德與和氣游天生聖人千載希有　祥瑞電繞虹流有雲成五色

芝生三秀四海太平致民物雍熙朝野歌謳千官齊拜舞玉杯進長生春酒願皇慶萬年天子與天齊壽

應制萬年歡

閶闔初開正蒼蒼曙色天上春迴絳幘雞人時報禁漏頻催九奏鈞天帝樂御香惹千官環珮鳴鞘靜嵩岳三呼萬歲聲震如雷　殊方異域盡來滿彤庭貢珍皇化無外日繞龍顏雲近絳闕蓬萊四海懽忻鼓舞聖德過唐虞三代年年宴王母瑶池紫霞長進瓊杯

元日朝會樂府萬年歡中呂宮

天上春來正陽和布澤斗柄初回一朵祥雲捧日萬象生輝帝德光昭四表玉帛盡梯航來會彤庭敞花覆千官紫霄鵷鷺徘徊　仁風徧滿九垓望霓旌緩引寶扇徐開喜動龍顏和氣藹然交泰九奏簫韶舜樂獸尊舉麒麟香靉從今數億萬斯年聖主福如天大

皇慶三年三月三日聖節大宴長壽仙道宮

瑞日當天對絳闕蓬萊非霧非烟翠光覆禁苑正淑景

芳妍綵仗和風細轉御香飄滿黃金殿喜萬國會朝千官拜舞億兆同歡　福祉如山如川應玉渚流虹璇樞飛電八音奏舜韶慶玉燭調元歲歲龍輿鳳輦九重春醉蟠桃宴天下太平祝吾皇壽與天地齊年

太常引

弄晴微雨細絲絲山色澹無姿柳絮飛殘荼蘼開罷青杏已團枝　闌干倚遍人何處愁聽語黃鸝寶瑟塵生翠銷香減天遠雁書遲

人月圓

一枝仙桂香生玉消得喚卿卿緩歌金縷輕敲象板傾國傾城　幾時不見紅裙翠袖多少閑情想應如舊春山澹澹秋水盈盈

木蘭花慢　和桂山慶新居韻

愛風流二陸曾共住屋三間算京洛緇塵平原車騎爭似身閑一區未輸揚子更友于室邇足清歡庭下新松楚楚籬邊細菊斑斑　白頭相對日團欒杯酒借朱顏

任醉後長歌笑時開口樂最人寰功名十年一夢記風裘雪帽度桑乾幸喜歸來健在放懷緑水青山

木蘭花慢 和李賓房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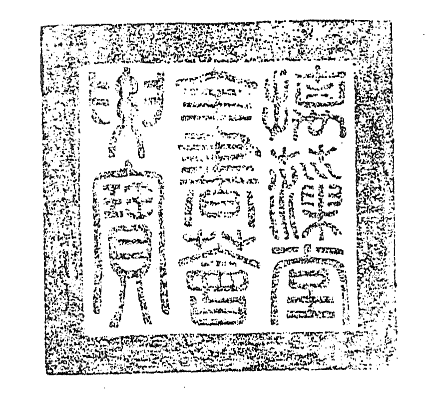
愛青山遶縣更山下水縈迴有二老風流故家喬木舊日亭臺梅花亂零春雪喜相逢置酒藉蒼苔拚却眼迷朱碧慚無筆瀉瓊瑰　徘徊俯仰興懷塵世事本無涯偶乘興來遊臨流一笑洗盡征埃歸來算能幾日又青回柳葉燕重來但願朱顏長在任他花落花開

松雪齋集卷十

謹案卷九五頁前八行呼圖特穆爾舊作忽都鐵木兒今改　十頁前四行濟蘇舊作只孫今改

卷十四頁後二行赫赫舊作黒黒今改　後三行達魯噶齊舊作達魯花赤扎瑪里迪音舊作扎馬剌丁今並改　五頁後六行阿里哈舊作阿里罕今改　六頁後一行烏爾袞默色舊作兀魯温迷失今改　七頁前七行額布勒津舊作亦不剌金今改　八頁前四行阿穆爾舊作阿

木刺今改　後二行濟爾哈台舊作執礼和台
今改　後三行哈扎爾舊作哈直兒今改　九
頁前四行威喇章舊作外刺真今改　後三行
瑪察舊作馬察今改　十頁前四行托克托鼐
爾舊作脫脫泥今改　後三行囊嘉特舊作囊
加今改　十一頁後二行阿爾哈納舊作阿里
哈今改　十二頁前一行伊蘇婁舊作也速倫
今改　十五頁前七行烏爾圖舊作歪頭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范掤

謄錄貢生臣孟啓疆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松雪齋外集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松雪齋外集

元 趙孟頫 撰

詩

題李侯詩卷

翩翩者鶴美孝子也

翩翩者鶴爰飛爰止其下維何曰有孝子伊人之生無父何恃父罪當刑子代之死　翩翩者鶴載翺載翔其

翔維何孝子之祥母目有眚子舐使明亦既明止我心則降　翩翩者鶴載飛載下伊人之生孰無父母孝哉李侯為人所難咏言嘉之使我慨歎　帝命曰咨洛爾李侯錫爾寵禄惟德是讐壽嘏孔寧百福來求子孫其昌世濟厥休　侃侃李侯國之舊臣維孝維忠萃於一門非忠無君非孝無親作此好頌以勗我人

翩翩者鶴五章章八句

御集百本經序奉勑撰

蓋聞滄海之大一勺可以知其味玄天之高土圭可以測其景所謂聞一而知十執簡以御煩殊塗而同歸分殊而理一者也佛以一音演說妙法細無不入大無不包廣博淵深莫知涯涘圓融權寔未易槩量散於大藏之中斂於無言之內皆所以敷揚至理究竟真空括萬法而靡遺歷曠劫而恒在施羣生之藥石作彼岸之津梁兼體用而並行故列敘於三藏憂性資之異等故分

別於三乘非聖哲莫究其宗非英才莫燭厥義頓悟者以言語為末泥象者起文字之塵徒使幽玄悉歸汗漫况於愚昧益墮渺茫非資上聖之照臨孰憫迷途而開導弘通無礙利益有情皇上法天聰明齊佛知見爰以萬幾之暇深參內典之微乃取諸經共成百卷釐為十帙歸於一乘隱與兼明廣大悉備繙閱者不難於寓目誦讀者亦易於銘心可謂設綱而提綱挈裘而知領以因因而證果果由本本以達原原警人欲之橫流契佛

心之正覺乃命臣僧明仁刋板流布仍俾微臣孟頫製

叙篇端臣聞命震兢深慙淺陋莫盡標題之意敢抒讃

歎之誠謹梓御集百本經總目列之卷首云至大四年

十月序

農桑圖序奉勑撰

延祐五年四月廿七日上御嘉禧殿集賢大學士臣邦

寧大司徒臣源進呈農桑圖上披覽再三問作詩者何

人對曰翰林承旨臣趙孟頫作圖者何人對曰諸色人

匠提舉臣楊叔謙上嘉賞久之人賜文綺一段絹一段

又命臣孟頫叙其端臣謹奉明詔臣聞詩書所紀皆自

古帝王為治之法歷代傳之以為大訓故詩有七月之

陳書有無逸之作七月之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

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穫稻又曰十月滌場

皆農之事也其曰女執懿筐爰求柔桑蠶月條桑八月

載績載玄載黄皆婦工之事也無逸之書曰君子所其

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二者周公所以告成王蓋欲

成王知稼穡之艱難也欽惟皇上以至仁之資躬無為
之治異寶珠玉錦繡之物不至於前維以賢士豐年為
上瑞嘗命作七月圖以賜東宮又屢降旨設勸農之官
其於王業之艱難蓋已深知所本矣何待遠引詩書以
裨聖明此圖寔臣源建意令臣叔謙因大都風俗隨十
有二月分農桑為廿有四圖因其圖像作廿有四詩正
豳風因時紀事之義又俾翰林承旨臣額琳特穆爾用
輝和爾文字譯於左方以便御覽顧臣學術荒陋乃過

蒙聖獎且拜綺帛之賜臣既敘其事下情無任榮幸感

恩之至

為政善惡事類序

書不云乎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善惡之應若水之流濕火之就燥乃天理之自然毫髮無爽者也人之生也性本皆善中人以上固不待勉而後為善中人以下或移於氣習或狃於利欲迷焉而不知復學焉而不知警惡日積而不自知及乎天定禍不旋踵凡人

皆爾而仕宦者尤不可以不慎蓋士大夫受天子命位於州縣之上權足以威衆而事足以及物善固易宣而惡亦易播然為善者安富尊榮澤流子孫為不善者毒流衆庶身世殄絶可不懼哉此括蒼葉君為政善惡報應事類之所以作也此書之行其亦有聞風而善者乎葉君名留字景良觀其用意可知其為善人已延祐六年十一月叙

送張元卿序

延祐三年夏五月松潘容疊威茂六州宣撫張元卿拜僉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將行來求余言余觀元卿恂恂有儒者之風蓋嘗學於蕭先生之門則其於理道當深知之矣余復何言哉雖然佚之意篤忍而不言不誠也故遂言之國家之設守令本以為民也廉訪司之設國家之不得已也使守令皆循良民安於田里無歎息愁怨之聲雖不設官以糾之可也然而守令或不肖不能宣上德意視民如仇而後廉訪司始不可無矣故曰

廉訪司之設國家之不得已也南海去京師萬里民之沾聖化也難侯行矣數路之廣守令數十百人必有賢者俟舉之使為善者益勸為惡者益知所畏而不敢為常使之知國家不得已而設廉訪司之意則其自待也必厚自待也厚則必強為善而重為惡若夫持之若束濕褫冠裂裳日以箠楚從事則余懼非儒者之政也元卿其擇焉

記

五臺山文殊菩薩顯應記

聖上即位之二年以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遺旨將建寺於五臺山春三月詔中書右丞張公九思偕平章政事段公那懐往相其宜公奉詔星馳越四月既望至五臺寓宿金界寺寺僧五臺僧録出宋張商英所著清涼傳示公載當時所見圓光金橋聖燈菩薩獅子顯現之異甚詳公意商英固文士容有增飾未之信也十七日訖事言還閏四月廿二日再被旨至五臺山鳩工興

事祠后土龍王公時行初獻事奠畢寺東南有雲氣如兜羅綿狀漸升至日邊遂成五色中有億萬菩薩升降出没至於旌幡幢蓋之屬亦以億萬計不可名狀一時同行者若殿中所遣使若軍官若從者役徒莫不具睹廿三日中殿飯四千僧食時東南方復見光景如獻奠之日日既西還自山中方據鞍次復見如初行三十里餘光亦隨之其靈祥若此寺僧乞記於公以傳久遠公以命孟頫蓋聞諸佛菩薩以神通力放大光明自短見

淺聞莫不以爲誕然古書所載亦往往而有不可盡以爲怪而非之昔昌黎開衡山之雲蘇子記海市之異彼山靈川祇猶能感動於二公况以公之忠誠銜天子命建佛塔廟菩薩神力能無感應乎此理之必然者也遂略記其槩以爲山中故實云元貞元年六月十一日記

重修觀堂記

佛以慈悲哀愍一切盡未來世咸欲使之覺妙明心不墮邪見凡有可以開羣迷者不遺餘力衆生因心有想

因想有妄掃除妄想使得正觀佛所說經其法具在依佛所說而修習之非有嚴淨處所道將安寄故通都大邑往往皆有觀堂而吳興觀堂特為宏敞池水竹樹莊嚴靚深葢創建於宋嘉泰間經始之者講主行瓊輔成之者澧王師揆也宋之末年住持者非才葺治弗勤漸至頽廢甲戌乙亥之際兵事澒洞奸民乘之剽竊摧剥棟宇傾圮風雨不蔽仰見日星曁聖元統一區宇人獲奠居乃相與謀曰觀堂吾邦一大道場也今廢壞至此

非得有福德力量者主之其何以興起乎衆咸曰非雲巖饒公不可於是相與告之澧王之孫孟齊深以為允遂具禮延請以至元十三年之春來主法席約已劬躬振飾補苴由是聲譽藉甚聞於總統所總統賢其人給札以命之雲巖乃殫智悉力思所以宏其教者無所不至昔者常住之田僅四頃餘雲巖出衣鉢日益增廣齋鼓粥魚聲和響答迺以至元二十一年鳩材僝工因寶殿之舊而一新之堂宇丈室左右列祠三門廊廡瓴甓之破缺

者完之榱桷之毁折者易之歷十年而後備至於莊嚴像設金碧輝映光采奪目父老興歎謂逾厥初而翠柏紅蓮清凉香潔淨土境界種種現前然後修觀想之業者乃始得其所雲巖於佛事可謂勤矣余觀天地間物廢興雖有時然常係乎其人得人則與失人則廢蓋古今一致也向使觀堂不能致饒公則瓦礫茂草亦已久矣其能興建於積壞之餘哉予嘗嘉饒公之為人而公以記請故遂次第其狀而記之雲巖名廣饒俗姓陳氏

長興之蘆碕人也大德元年九月記

天目山大覺正等禪寺記奉勅撰

延祐三年四月十有九日三藏法師般剌那室利言臣僧往年遊江南歷禪刹多矣獨天目山大覺正等寺為高峯妙禪師道場地勢清高人力壯偉實杭州一大伽藍而高峯之道遠續諸祖座下僧常數十百人皆清齋禪定有古叢林之風高峯既寂其教至於今不少衰獨寺未有紀載之文臣僧請下文學之臣文之以刻諸石

誠聖世一盛事也於是詔臣孟頫為文以記之臣謹按
天目山在杭州於潛縣為浙右羣山之宗圖經云廣八
百里高三萬餘尺界乎杭湖宣城之間窮巖幽壑雪古
雲深仙人神龍之所窟宅大覺正等禪寺居山之蓮花
峰高峰禪師名原妙吳郡吳江人早得法於雪岩欽公
臨濟十七世孫盡得瞿曇氏靈明真覺之要行業孤峻
機用險絶影不出山者三十年道風日馳遠方學徒如
西域南詔不遠數萬里雲臻水赴師悉拒不納至栖巖

席草以依師至元辛卯故兩浙運使臣瞿霆發嚮師道
望謁師於師子巖之死關仰叩玄音心領神悟恍若宿
契歎禪衲之至無所於容慨然有建寺之志迺割鉅莊
先後凡二百頃有畸及買山田若干捐其歲入首剏梵
宇命嗣法沙門祖雍洎久參上首弟子等各盡才能以
董其役當是時山靈地媪見聞驚異大奮神功搜奇材
揭巨石不容有所藏而獻之閱五年則廚庫大殿輪奐
參差宛如天降師知時至囑祖雍攝住持而告寂焉衆

心悲感檀戸益張走斧飛斤鼓舞羣力千楹萬礎海湧
雲騰與夫雕鏤縣飾陶冶丹雘百爾咸臻大德庚子歳
宗皇帝首降玉音作大護持至大戊申締搆之功充擴
大備高閣周建長廊四起飛樓湧殿之雄麗廣堂邃宇
之靚深像設鼓鐘之偉奇金繩寶鐸之嚴整凡庖湢寮舍
床榻器用所求皆足是歳開堂臣霆發大營齋饌煙包
雲衲遐邇奔湊會者數萬指坐立圍繞禪影山齊梵音
雷動人天交贊得未曾有臣聞覺樹垂陰曇華現瑞以

甘蔗種哀憫羣迷乘積生大願輪不起寂場遍入塵刹
未摇舌本大闡玄音其聲光震耀雖日麗霆轟不可為
比道場塔廟曾不期建立而二千餘年後先出興凡大
林深藪覩史夜摩忽從地涌惟罔知所自者既疑且駭
異議紛然殊不知大願輪中真實種子時縁既偶如春
發榮萬卉千葩不知其萌而萌矣嘗攷竺墳覺之為義
有始有本有頓有圓惟破有法王坐靈鷲山堅秉化權
目之為大覺已而飲光傳之曹谿唱之臨濟握金剛王

劒以振之高峰得此迹愈晦聲愈彰能大其家世臣霆發慕此而割膏腴樹禪宮曲盡施心了無難色信大覺之念如此以之壽國脉祝聖算隆佛運利含識不亦宜乎或謂翠竹黄華盡真如體白雲青嶂咸大覺場生佛未具已前不曾欠少豈待梯空架險破山壓石而為之耶對曰道場之興覺其所以迷也迷之不返安知塵沙法界為大覺場其或徇緣而趨勝迹境以滋塵既昧覺因轉增迷倒佛化豈若是哉遂書之以為記

濟南福壽禪院記

余退食坐草亭有比丘尼謁余而言曰福聚所居福壽禪院者自五代以來古刹也歷宋至金而吾師雨公以佛法道行為叢林表當時戚里貴人以禮延致者甚衆大朝龍興崇重佛法遣使者馬侍讀妙選天下僧尼而吾師實在選中復請住福壽院福聚因緣祖師之遺蔭濫主斯席不思所以傳久遠則古迹易泯師德不彰福聚心實懼焉願公作為文章將刻諸堅石幸悲聚之志

余問之曰若所言者吾將安據福聚乃出袖中錦囊囊中出三紙書其一則聖朝選僧尼使者請其師雨公疏也其二則金駙馬都尉與其妻公主請雨公住積慶寺疏也其三則周顯德三年存留院額勅牒也余一再覩之皆真實不虛按周世宗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所今勅文云齊州奏福壽禪院殿宇頗多尼衆不少乞存留者正其事也嗟乎自古王侯公卿功名富貴赫奕一時者不可勝數往往無幾何時皆已

灰滅而不可紀而此院歷周而宋而金至於今日數百年間常住不毀況濟南自宋度南以來數罹兵火故雖顯官之家亦多不知其上世名諱與其姓氏所出而二三比丘尼乃能殷勤鄭重於膠膠擾擾之中收拾前代遺文以為故事與五代史記相表裏豈不可嘉尚哉至若雨公之德行已載在兩疏中而余觀福聚之為人亦有以知其師之賢何者余嘗至其院尼衆肅若行其庭草木沃若升其殿堂香火馥若以是推之其師必不碌

碌矣宜其見重當時傳法後世非偶然也院去南城幾步入南門西行幾里許由周以前院之所始不可知今為屋凡若干楹垣牆之內凡若干畝佛殿僧堂齋舍庖廩悉具視五代時當小減而視他院尚完整也初雨公自金泰和間賜號通慧大師金遷於汴賜號慧嚴大師至大朝號圓明大師後改妙嚴大師俗姓郭氏禹城人七歲出家嗣其法者名皆從福曰某曰某福之嗣名皆從善曰某曰某善之嗣名皆從慧曰某曰某嗟乎若福

聚者誠可嘉巳天下之為人子孫不能使其祖考之徳傳於後者亦多矣而聚當盛暑中命工礱石不憚喘汗奔走求余文至十數惟恐其師之徳不傳余雖嬾且拙深辭而固拒之則不近於人情故遂為記且俾刻此三紙書於背使其徒知其師傳授之意後之覽者庶有攷焉

碑銘

大元大普慶寺碑銘奉勅撰

惟上帝降大命於聖元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起自朔方肇基帝業兵威所至罔不臣服蓋以睿宗仁聖景襄皇帝為之子睿宗躬擐甲冑翦金河南雖不及撫有多方篤生聖嗣是為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聰明冠古無遠弗燭雄略蓋世而神武不殺命將出師不再舉而宋平九域分裂者餘二百年一旦一之遐陬荒裔咸受正朔幅員之大古所未有於是治歷明時建官立法任賢使能制禮作樂文物粲然可紀中統至元之間海

內晏然家給人足而又妙悟佛乘欽崇梵教慈惠之德洽於人心肆世祖之享國三十有五年施及裕宗文惠明孝皇帝正位儲宮仁孝而敬慎問安視膳之暇順美幾諫天下陰受其賜多矣至元廿二年裕宗陟方未幾順宗昭聖衍孝皇帝亦遽賓天三十一年世祖登遐當是時徽仁裕聖皇后不動聲色名成廟於撫軍萬里之外授是神器易天下岌岌者為泰山之安大德二年武宗撫軍於北今上日侍隆福怡言煦之摩手撫之擇師

取友俾知先王禮樂刑政為治國平天下之具恩莫大
焉四年裕聖上仙皇上追思罔極因念在世祖時帝師
帕克巴弘闡佛法故我得聞其義捨歸依三寶修崇
冥福將何以盡吾心始建佛殿於大都既而之國覃懷
屬成祖登遐内難將作上馳至京師先事而發殄滅大
慝封府庫奉符璽清宫以安太后遣使以迎武宗武宗
既踐祚以上至德偉功不踰月而立上為皇太子上緬
懷疇昔報本之意乃命大剏佛宇因其地而擴之凡為

百畝者二鳩工度材萬役並作置崇祥監以董其事其南為三門直其北為正覺之殿奉三聖大像於其中殿北之西偏為最勝之殿奉釋迦金像東偏為智嚴之殿奉文殊普賢觀音三大士二殿之間對峙為二浮圖浮圖北為堂二屬之以廊自堂徂門廡以周之西廡之間為總持之閣中寘寶塔經藏環焉東廡之間為圓通之閣奉大悲彌勒金剛手菩薩齋堂在右庖井在左最後又為二門西曰真如東曰妙祥門之南東西又為二殿

一以事護法之神一以事多聞天王合為屋六百間盤礎之固陛戺之崇題楶之騫藻繪之工若忉利兜率化出人間凡工匠之傭悉皆内帑一毫不役於民既成賜名曰大普慶寺給田地民匠碓磑房廊等以為常住歲收其入供給所須上既即大位崇祥監臣請立石紀事勅臣孟頫為文垂示久遠臣聞佛教福田之中以三寶為最勝福田皇上深參祕典建寺造像書經飯僧凡此勝因所以資裕聖暨祖宗在天之靈證無上覺今皇太

后怡愉康强享無量福壽其餘澤所被至於海隅黎庶

法界會靈咸獲安樂功德可數量哉臣等謹稽首再拜

為之頌其詞曰

皇元應運誕受萬方帝以聖承於前有光明明天子神

明八葉德盛功豐富有大業維兹大業太祖張之世祖

皇之天子康之於赫皇武皇武桓桓聖謨孔神神器斯

安有粲之載有作其彬典章具舉煥乎堯文道冠百王

仁覆羣生宏觀英圖日臻太平粤昔裕聖功在社稷我

報之圖天乎罔極惟覺皇氏具大神力人天共依是資
福德迺卜陰陽相地桑剛歲吉辰良大匠是將迺斲迺
繩築構遄興務殫乃心毋費是懲役者謳歌相厥子來
匪民是庸一須國財有岑其宇有跋其廡有楹維旅金
鋪雕礎瞿瞿其瞻㓺㓺其廉秩秩其正於粲其嚴載瞻
聖容瑞相儼然是信是崇獲福無邊獲福無邊聿歸裕
聖嘉與慈闈式普其慶皇帝孝仁永命於天聖子神孫
維千萬年

仰山棲隱寺滿禪師道行碑奉勑撰

師名行滿號萬山俗姓曽氏其先出東魯蓋曽子之後遠祖仕江右遂為吉州太和人父諱應龍字拱辰號翠庭先生繇科舉入仕母樂氏師生而穎異不為兒嬉齠齔日記數千言學問之暇常默然宴坐有出塵之態先生曰此兒非吾家可有遂捨送雲亭蕩原彌陀院為童行名福可時九域甫一師自念曰佛祖出世為一大事因緣我等溺於塵勞何日撤去挈包笠北遊首登五臺至

元庚辰至仰山有會心處遂留薙髮禮澤菴公為師更令名受具於大同大普恩之圓戒會自是處叢林中策勤砥礪為衆之念甚於為已旦夕叅叩素菴瑾公至忘飢渴之節寒暑之變素菴深器之一日激之以洞山寒暑因縁師應聲云寒則普天寒熱則普天熱刀斧劈不開我又如何說菴云畢竟如何師云紅爐一點雪菴云别别師云有什麼别處菴云若能恁麼會方始契如如師扼聲云錯掩耳而出菴付之以衣頌曰從我十年談

麈尾策勲一日占鼇頭如今分付無文印續燄聯芳萬古秋時至元庚寅歳也爾後復叅雲門臨濟皆能得其骨髓大徳癸卯仰山之學者請師歸住舊隱師以青州大刹非小因縁力辭衆守之數日欲逃不可不得已升堂説法演無量義自是聲聞大振四方求法者歸之如流水梵僧宣政使相迦失里功徳使大司徒輦真吃剌思相慕為道友王公貴人皆稽首歸敬武宗皇帝在北邊時下令施鈔萬貫造文殊菩薩像既即位駕幸其寺

施金百兩銀五百兩鈔六萬貫賜號佛慧鏡智普照大
禪師勅尚方造織成金龍錦緣僧伽黎大衣窮極工巧
經歲乃成名師至禁中出以賜焉今上在春宮嘗三幸
其寺命有司作尊勝塔於東嶺及建明遠觀光二亭以
備臨幸洎登極亟命工部尚書臣鄭伯顏領大匠修其
寺凡土木之故而敝者圖畫之久而漫者咸易而新之
旁纍崖石以方廣其基高者至百餘尺造普賢觀音像
增建堂殿亭臺凡几格供張什器之物靡所不備樹碑

於門頌天子聖德既又賜蘇杭水田五千畝為常住業又同安州鵲臺福嚴寺自木菴公殁後為他人所有師奏得旨復歸仰山為下院云皇慶元年制授師銀青榮禄大夫司空師之大弟子曰某曰某各能弘揚宗旨主席名山素菴之徒曰正義正義之徒曰圓垂傾心竭力謀立石以紀師行業且彰天子寵錫之渥臣伯顏以聞詔曰可乃命臣孟頫為文書於石謹按棲隱寺始建於遼至師為二十六代臣聞浮屠氏之道言其廣大則無

所不容言其變通則無所不入以無生為有生之本以
不用為大用之原至矣哉非言語之所究也皇元建國
之大盡天地之所覆載倫别類分悉為臣妾出於水土
藏於山澤悉為府庫數十年之間斯民不聞鼙鼓之聲
以聖繼聖以明繼明使民不知日趨於為善浮屠氏之
道大矣夫道無盛衰所以盛衰存乎其人自四海一家
梵僧往往至中國而師出於江左能以其道鳴於京師
以承天子之寵命真世所希有銘曰

峩峩仰山如青蓮華中有寶坊古佛之家天王衛門地神扶棟參差珠閣葳蕤金鳳鬱鬱青松羅蒼玉林清風過之振海潮音住此山中有大禪老宴處寂靜萬緣皆了天子時廵樂此勝境謂師之道與境為稱乃施重寶增飾厥宇結構崢嶸鸞軒鳳翥師道既弘帝眷益隆位以司空實古三公師以佛心為國回嚮徧河沙界功德無量天子謂臣時汝能言勒碑此銘惟千萬年

五兄壙誌代姪作

先君諱孟頫字景魯姓趙氏宋秀安僖王至先君六世矣宋南渡自大梁來居吳興遂為吳興人曾祖諱師垂宋太師新興郡王謚恭襄妣莊氏衛國夫人祖諱希永宋朝奉大夫直華文閣贈通議大夫妣鄭氏碩人考諱與訔宋正議大夫戶部侍郎贈銀青光祿大夫妣李氏碩人生母丘氏先君重厚寡言年十四以侍郎蔭補承務郎咸淳丁卯請國子監舉免銓庚午差知臨安府仁和縣臨平鎮是歲以度宗祀明堂恩轉承奉郎甲戌以

幼主即位覃恩轉承事郎臨平考滿授簽書高郵軍判
官廳公事未上宋歸於元宦情素薄浮沉里閭不求仕
進日以翰墨為娛書九經一過細字謹楷人傳以為玩
喜與名僧遊書蓮花華嚴楞嚴圓覺金剛諸經皆數過
明窗淨几焚香瀹茗四時花草婆娑愛賞欣然自得大
德乙巳五月瘍發於背竟不起嗚呼哀哉先君生於辛
亥七月十七日卒於乙巳五月廿三日享年五十有五
娶陸氏故吏部尚書陸公德輿之女先三十年卒子男

五人由辰次由宣從浮屠法祝髮為比丘次由宿由究由賓女三人其二已嫁其一為比丘尼孫男二人鄰老順孫孫女三人皆幼由辰等以是年八月甲申忍死奉柩合葬烏程縣蘇灣方屏山遵治命也跡遠日薄未能乞銘於當世君子姑誌梗槩納諸幽孤哀子由辰等泣血謹書

魏國夫人管氏墓誌銘

夫人諱道昇姓管氏字仲姬吳興人也其先管仲之子

孫自齊避難於吳興人皆賢之故其地至今名棲賢考諱仲字直夫妣周氏管公性倜儻以任俠聞鄉閭夫人生而聰明過人公甚奇之必欲得佳壻予與公同里閈公又奇予以為必貴故夫人歸於我至元廿四年世祖

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召孟頫赴闕自布衣擢奉訓大夫兵部郎中廿六年以公事至杭乃與夫人偕至京師既而除直集賢同知濟南路總管府成宗皇帝召入史院夫人亦俱余以病辭同歸吳興余提舉江淛儒學滿任

遷泰州尹今上皇帝在春宫遣使召孟頫除翰林侍讀學士夫人亦同至闕下至大三年冬也明年上即位特授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夫人封吳興郡夫人皇慶元年請假歸為先人立碑夫人亦以管氏無丈夫子欲命繼又無其人乃即故居作管公樓孝思道院俾道士奉其考妣祭祀事見道院記次年使者荐至於是夫人復從余入朝延祐四年余入翰林為承旨加封魏國夫人五年冬舊所苦脚氣疾作上遣太醫絡繹胗視六年

增劇聞於上得旨還家四月廿五日發大都五月十日
行至臨清以疾薨於舟中年五十八嗚呼哀哉余與子
雍護柩還吳興是歲 闕 月 闕 日葬德清縣東衡山之原
禮也子三人亮早卒雍奕女六人夫人天姿開朗德言
容功靡一不備翰墨詞章不學而能處家事內外整然
歲時奉祖先祭祀非有疾必齋明盛服躬致其嚴夫族
有失身於人者必贖出之遇人有不足必周給之無所
吝至於待賓客應世事無不中禮合度心信佛法手書

金剛經至數十卷以施名山名僧天子命夫人書千文勑玉工磨玉軸送祕書監裝池收藏因又命余書六體為六卷雍亦書一卷且曰令後世知我朝有善書婦人且一家皆能書亦奇事也又嘗畫墨竹及設色竹圖以進亦蒙聖奬賜内府上尊酒嘗謁興聖宮皇太后命坐賜食恩意優渥受知兩宮可謂榮矣夫人之亡内外族姻皆為之慟嘗與余游者莫不流涕則夫人之德可知已銘曰

夫人云亡夫喪賢婦子失慈恃家無內助嗚呼夫人古之列女仁智賢明僂指莫數翰墨之工受知聖主通籍東朝得謁太母婦人之榮可謂至極碎璧霣珠行路嗟惜人倫之重況於夫婦天實為之誰謂荼苦東衡之原夫人所擇規為同穴百世無易樹以青松銘以貞石婉婉之德萬古是式

疏

五臺山寺請謙講主講清涼疏

說方便法開方便門誘羣生於漸悟住清涼山講清涼疏演諸佛之真乘須得碩師庶開後覺恭惟性天開廓心月朗明萬論千經皆為正受七處九會久已圓融徧恒河沙覆以廣長之舌作法界觀普宣微妙之音香風吹天雨之花甘露灑海雲之會請升猊座便發麈談寶光現五臺讚佛恩之難盡金輪鎮萬國祝聖壽之無疆

請雨公長老住聖安禪寺疏

聖安名刹鐘鼓振於十方禪門正宗衣鉢傳乎六祖必

得人天之共仰乃為道俗之同歸伏惟枯木寒巖澄江孤月道心無礙非聲音色相之求諸性本空在文字語言之外雷音響處驚悟羣生甘露灑時潤霑庶品顧禪關之虛久傒杖錫之來臨敢望慈仁俯從衆願聞第一義覺佛日之增明惟億萬年祝皇圖之永固

幻住菴主月公金書楞嚴經疏

昔阿難為魔女所攝故世尊現化佛說經七處徵心究首楞嚴之妙義一音演法宣般怛羅之真言顯大神通

有勝功德當幻住道場之新建宜真乘法寶之莊嚴黃金研為泥書十萬言而豈易白米賤如土舍百千石以何難長者但發肯心貧道便成勝事百寶光聚燦爛發於毫端千葉蓮開芬香遍於沙界祝吾皇之聖壽增施主之福田

請謙講主茶榜

雷震春山摘金芽於穀雨雲凝建椀聽石鼎之松風請陳鬬品之奇功用作齋餘之清供恭惟心如止水辯若

懸河天雨寶花法潤普沾於衆渴地生靈草清香大啓於羣蒙性相本自圓融甘苦初無差別雪山牛乳分一滴之醍醐北苑龍團破大千之夢幻舌頭知味鼻觀通神大衆和南請師點化

題跋

題東老事實後

白酒釀來緣好客黄金散盡為收書呂仙翁此語似若猶有世俗相推奬之意然至於散盡黄金便覺蟬蜕汙

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東老能爾豈非仙材世人愛惜錢物如護性命殊不知為飛空下視者之所憐憫佛說遺教經亦云不知足者為知足者之所憐憫故我說法亦復如是

紀夢嵇侍中

延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彰德朱長孺道邦人之意求書晉嵇侍中之廟六字余每敬其忠節不辭而書之運筆如飛若有神助是夜京口石民瞻館於書室中夢一

丈夫晉人衣冠蓬首玄衣流血被面謂民瞻曰我嵇侍中也今日趙子昂為余書廟額故來謝之民瞻既覺猶汗流亦異事也

大元故翰林院學士承旨榮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

趙公行狀

曽祖考師垂故宋定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

萬壽觀使累贈太師追封新興郡王謚恭襄大元

贈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吴興郡公

妣衞國夫人莊氏追封吴興郡夫人

祖考希永故宋朝奉大夫直華文閣致仕累贈通議

大夫大元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

封吳興郡公妣碩人鄭氏追封吳興郡夫人

考與訔故宋正議大夫尚書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

浙西安撫使歸安縣開國子累贈銀青光禄大夫

大元累贈集賢大學士榮禄大夫柱國追封魏國

公妣碩人李氏生母丘氏並追封魏國夫人

公諱孟頫字子昂姓趙氏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五

世祖秀安僖王子偁實生孝宗始賜第居湖州故公為

湖州人祖考太常府君早卒無子祖妣夫人鄭氏選同

宗子為之後魏公本出蘭溪房時侍兄殿撰與膺倅湖州夫人一見愛其凝重曰是真吾子況昭穆又相當乎遂以上聞内降許之公魏公第七子也魏公薨公始十一歲生母丘夫人董公使為學曰汝幼孤不能自强於學問終無以覬成人吾世則亦已矣語已泣下沾襟公由是刻厲晝夜不休性通敏書一目輒成誦未冠試中國子監注真州司戶參軍皇元混一後閒居里中丘夫人語公曰聖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汝非多讀

書何以異於常人公益自力於學時從老儒敎繼公質問疑義經明行修聲聞湧溢達於朝廷吏部尚書夾谷公奇之舉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辭至元丙戌十一月行臺治書侍御史程公鉅夫奉詔搜訪江南遺佚得廿餘人公居首選又獨引公入見公神采秀異珠明玉潤照耀殿庭世祖皇帝一見稱之以為神仙中人使坐於右丞葉公李之上耶律中丞言趙某乃故宋宗室子不宜薦之使近左右程公奏曰立賢無方陛下盛德今耶律

乃以此劾臣將陷臣於不測上曰彼豎子何知顧遣侍

臣傳旨立遜使出臺毋過今日立尚書省命公草詔書

揮筆立成上問知其大旨喜曰卿得之矣皆朕心所欲

言者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公適侍立左右上命公往

共議衆欲以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處死公曰始造鈔時

以銀為本虛實相權今廿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

雖改中統為至元歷廿年後則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

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二物乃民生所須謂

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為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以絹計贓最為適中況鈔乃宋人所造施於邊儌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又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深取或者以公為宋宗室少年初自南方來詆金法不便意頗不平刑部郎中楊某作色而起讓公曰今朝廷行至元鈔故犯法者以之計贓公以為非是豈欲沮至元鈔耶昔金人定法亦與大儒共議豈遽無如公者公曰法者人之命議有重輕則不得其

死某奉詔預議心有所不可不敢不言中統鈔虚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虚時豈有是理哉君言不揆於理徒欲以勢相陵何也楊有愧色既出謝曰某之失在於不學公之言是也上命時宰位置公初擬尚書吏部侍郎參議高明持不可丁亥六月授奉訓大夫兵部郎中公總天下驛置使客飲食之費一嵗之中不過中統鈔二千錠此數乃至元十三年所定計今物值高下與是時相去幾十餘倍使者徵發有司請事及外國貢獻非

時往來亦日以加多吏無以給之强取於民僻縣小市
賈衒殆絶旦暮喧爭不勝其擾請於中書增至二萬錠
至元鈔法滯澀不行遣尚書劉公宣與公乘傳至江南
問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左右司及諸路官則徑笞之公
深以為衣冠之辱力辭僧格以威逼公不得已受命雖
徧歷諸郡未嘗笞一人還朝僧格大以讉公然士大夫
莫不誦公之厚德王虎臣言平江路總管趙全所為不
法詔遣虎臣按問葉右丞執奏以為不可不聽公進曰

趙全在平江為政貪暴固當治然虎臣前守此郡多强買人田縱賓客為奸利全數與之爭結怨至深虎臣罪幸在赦前若遣之即訊必假公法以報私讐甘心於全所問縱實人將疑其不然上悟乃遣他使僧格為丞相鐘初鳴即坐尚書聽事六曹官後至者笞公偶後至斷事官引公受笞公突入都堂訴之葉右丞大怒責僧格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養之以廉恥教之以節義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僧格慙慰遣公使出自是所笞

者唯曹史以下上聞公貧賜中統鈔五十錠庚寅五月
拜集賢直學士奉議大夫是歲地震北京尤甚地陷黑
砂水涌出死傷者數萬人上深憂之時駕至龍虎臺遣
平章諤爾根薩里公馳還京師名問集賢翰林兩院官
致災之繇戒毋令僧格知諸公畏僧格終不敢言及時
事徒泛引經傳以為天道幽遠五行災異之言多出於
附會唯慎修人事以應之而已先是僧格建議遣實都
王濟等理算天下錢糧已徵數百萬未徵猶數千萬州

縣別置牢獄逮捕人晝夜鞭笞械繫者相屬於道大家巨室無慮悉破壊甚至逼人妻女為娼風俗為之大變一時諸使所至征取尤甚富人逃入山林發兵捕之率衆拒捕則又疑其竊發兩河之間羣盗數萬人名為理算其實皆無名横斂强奪於民勢燄熏灼無敢沮其事者公素與諤爾根薩里公善密告之曰今理算錢糧民不聊生地震之變實繇於此宜引唐太宗故事大赦天下盡與蠲除庶幾天變可弭諤爾根薩里公奏如公言

上悅從之詔具僧格會兩院諸公於都堂舉日圜視諸公辟易屏息不敢出氣公前讀詔書謌爾根薩里公為譯者讀至除免逋欠僧格怒摇手以為不可且謂必非上意公曰凡錢糧未徵者皆無用虛數其人死亡已盡無所於取非及是時因詔書除免他日言事者儻謂尚書省界失陷錢糧數千萬丞相何以自解詎不為已深累耶僧格悟乃曰吾初不知其意如此詔下之日萬姓大悅有蘇息之望焉上問留尚書葉右丞二人優劣何

如公對曰夢炎向與臣父同在宋朝是時臣甫數嵗其
或忠或佞臣所不能知今幸得與夢炎同事天朝夢炎
為人性重厚篤於自信思慮甚遠善斷國事有大臣之
器李所讀之書即臣所讀之書李所知所能臣亦無不
知無不能上曰卿意豈以夢炎賢於李哉夢炎在宋狀
元及第位至丞相賈似道懷諼誤國罔上不道夢炎徒
依阿取容曾無一言以悟主聽李布衣之士乃能伏闕
門上書請斬似道是李賢於夢炎明矣李論事厲聲色

盛氣淩人若好已勝者剛直太過故人多怨焉卿以夢
炎父執友故不敢斥言其非今朕既得卿之情可為朕
賦詩以譏刺夢炎公賦詩曰狀元曾受宋家恩國困臣
强不盡言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上善卒
章之意歎賞不已公出見薩里奉御在帳殿側告之曰
上論賈似道誤國之罪責留夢炎不能言之僧格誤
國之罪甚於似道我輩不能言他日何以免責第我跡
遠之臣言必不聽覲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

又為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為萬姓除去殘賊此仁人之事也公必勉之薩里公曰今災變屢見民多流亡盜賊徧海内皆僧格聚斂之所致此吾所為日夜切齒腐心者公幸教我以有機可乘殆天為之遂徑至上前極數僧格之惡百倍似道不亟誅之必亂天下上大怒命衛士批其頰口鼻流血委頓於地少間復呼而問之其對如初已而大臣亦有繼進而言者上大悟遂按誅僧格他日薩里公與公論及此事歎曰使我

有萬世名公之力也尚書省罷大臣多以罪去中書參政賀巴延奏臣不通文字大事不敢專決今案牘盈積四方奏請或利害所繫不以時報臣愚常恐得罪不久願陛下早擇輔相以幸天下上周視左右乃屬目於公曰卿宜亟至中書參決庶政以分朕憂公辭上慰勉再三公終辭不拜上問翰林學士閻復集賢學士宋渤二人如何公對曰皆非相才也是日京師傳公已入中書暮歸賀客塞門公謝遣之迺稍稍引去有旨許公出入

宮門無間每見公語必從容久之或至夜分乃罷上謂
公聰明絶人剛正有守敢為直言數有意大用公自惟
若進處要地必為人所忌故輒遜辭然侍上言於天下
之事無所不及上嘗問公曰卿趙太祖孫耶太宗孫耶
公對曰臣趙太祖十一世孫上曰趙太祖真英主其行
事卿知之乎公對曰臣蚤失所怙長老不以語臣臣不
能知上曰趙太祖行事多可法者朕皆知之暇日當以
諭卿又嘗謂公曰朕年老聰明有所不逮大臣奏事卿

必與俱入或行事過差或意涉欺罔卿悉為朕言之朕方假卿自助卿必盡力公謝不對自是稀入宫中力請補外壬辰正月進朝列大夫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兼管本路諸軍鄂囉總管闕官公獨署府事隨事決遣輕則諭解訟者稀少府事清簡或經月無繫囚有元掀兒者役於鹽官不堪作苦竊逃之旁郡其父疑共役者殺之荒澤之間得遺骴焉刀斧之餘唯存肩背之偏以為子屍逮治同役者不勝箠楚自誣服公疑其冤留之踰

月掀兒果歸府中稱為神明公之為政每以興學校為先務城東有田八頃皆膏腴地兩家爭之數十年不決責其劵則曰亡之於兵間公曰大兵後執劵以相治猶恐不得直況無劵乎遂以為贍學田縣是餼廩充羨生徒來集夜出巡邏聞讀書聲輒削其柱以記之翼日使人饋酒以勞其勤能為辭章者必加褒美與之聲譽或授以法度使慕高古至今三十年俊乂之士遂為天下冠旱禱龍洞山有雲如車蓋隨馬而行頃之大雨驟至逾

月復旱東門外有龍潭潭上有廟公為文以責之是夜雷雨大作槁苗復蘇白直數人共盜米其徒自首公曰若寘之於法將終身以累廢乃盡舍之比解官數人者送至京師號哭不能去强盜刺面必自臨視戒吏細書曰此豈欲為盜者或迫於饑寒或為人詿誤是以至此其人感泣曰公仁人也轉相告語盜為衰息成宗皇帝以修世祖皇帝實錄召至京師未幾歸里大德丁酉除太原路汾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鄂囉勸農事未上召

金書藏經許舉能書者自隨書畢所舉廿餘人皆受賜得官執政將留公入翰苑公力請歸己亥八月改集賢直學士行浙江等處儒學提舉秩滿至大己酉七月陞中順大夫揚州路泰州尹兼勸農事未上仁宗皇帝在東宮收用文武才士素知公賢遣使者名庚戌十月拜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及即位辛亥五月陞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用從二品例推恩二代祖考贈嘉議大夫太常卿上輕車都尉追封吳興郡侯祖妣

吳興郡夫人考贈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
吳興郡公妣及生母皆吳興郡夫人嘗謁告上冢歸及
半歲復召皇慶癸丑六月改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
修國史十一月轉集賢侍讀學士正奉大夫延祐甲寅
十二月陞集賢學士資德大夫丙辰七月進拜翰林學
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用一品例推恩三
代曾祖考贈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吳興
郡公曾祖妣吳興郡夫人祖考加贈資善大夫太常禮

儀院使上護軍加封吳興郡公祖妣吳興郡夫人考加
贈集賢大學士榮禄大夫柱國加封魏國公妣及生母
皆贈魏國夫人妻管氏累贈魏國夫人仁宗聖眷甚隆
字而不名嘗詔侍臣曰文學之士世所難得如唐李太
白宋蘇子瞻姓名彰彰然常在人耳目今朕有趙子昂
與古人何異有所撰述輒傳密旨獨使公為之間與左
右論公人所不及者數事帝王苗裔一也狀貌昳麗二也
博學多聞知三也操履純正四也文詞高古五也書畫

絶倫六也旁通佛老之旨造詣玄微七也有不悅公者
間言公乃趙太祖子孫上初若不聞其人游辭不已上
作色以視之曰汝言趙子昂乃趙太祖子孫豈家世不
汝若耶其人惶懼趨出又有上書稱國史所載多兵謀
戰策不宜使公與聞上大怒曰趙子昂世祖皇帝所簡
拔以為帷幄之臣朕憫其年老特優以禮貎置之於館
閣之間使之討論古義典司述作傳之後世亦足以增
重國家此屬呶呶者何也非加罪一二無以戒來者於

是謗者始息上賜中統鈔五百錠謂侍臣曰中書常稱
國用不足此必持而不與以普慶寺別貯鈔給之公嘗
累月不至宮中上以問左右對曰子昂年老畏寒不出
遽勅御府賜貂鼠翻披他學士撰郊天祝文有曰維章
亥復生不足以步有元之幅員所及謹以太祖聖武皇
帝正東向之位公曰子以其富誇之於父可乎公不為
禮乎大祫之制太祖東向居中子孫在左南向故稱昭
在右者北向故稱穆若南郊之位上帝南面太祖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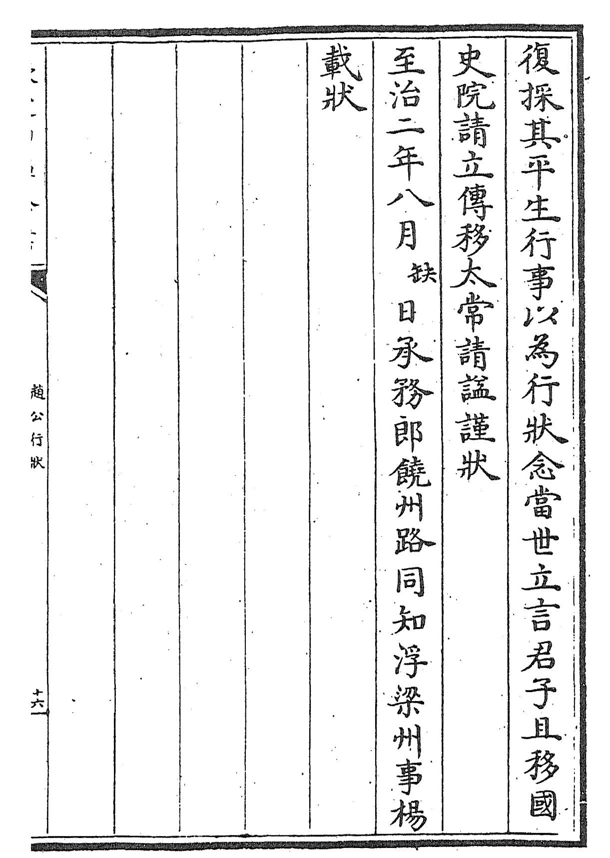
自宜西向故事祝文第稱配天作主公不用何也其人謝服悉從公所改定皇太后有旨議改隆福宮名他學士擬光被公擬光天他學士曰光天二字出陳後主詩不祥公曰帝光天之下出虞書何名不祥於是各書所擬以進卒用光天初程公鉅夫薦公起家為郎其後程公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公遂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座主門生相繼為翰長真衣冠盛事也延祐已未五月謁告欲歸上初以為難既又重違其意從之既歸

遣使賜衣段其冬使者趣召還朝公以疾不能行今上
皇帝即位至治辛酉春遣使傳旨俾書孝經尋移文乞
致仕未報壬戌春遣使存問賜上尊酒衣二稱其年六
月辛巳薨於里第之正寢是日猶觀書作字談笑如常
時至暮翛然而逝年六十有九魏國夫人先四年薨子
男三人長亮早卒次雍次奕九月丙午雍等奉公柩與
魏國夫人合葬於德清縣千秋鄉東衡山原從治命也公治
尚書嘗為之注多所發明律吕之學尤精深得古人不

傳之妙著琴原樂原各一篇性善書專以古人為法篆則法石鼓詛楚隸則法梁鵠鍾繇行草則法逸少獻之不雜以近體他人畫山水竹石人馬花鳥優於此或劣於彼公悉造其微窮其天趣至得意處不減古人事有難明情有難見能於手書數行之内盡其曲折尤善鑒定古器物法書名畫年祀之久近誰某之所作與其真偽皆望而知之不待諦玩也詩賦文辭清邃高古殆非食烟火人語讀之使人飄飄然若出塵世外或得其書

不翅拱璧尺牘亦藏去為榮手寫釋道書散之名山甚衆天竺國在西徼數萬里外其高僧亦知公為中國賢者且寶其書然公之才名頗為書畫所掩人知其書畫而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而不知其經濟之學也素鄙塵事家務一委之夫人毫髮不以干慮專意詩書夫人公同里人也諱道昇字仲姬有才略聰明過人亦能書為詞章作墨竹筆意清絕仁宗嘗取其書合公及子雍書繕裝為卷軸識之御寶藏之祕書監曰使後世知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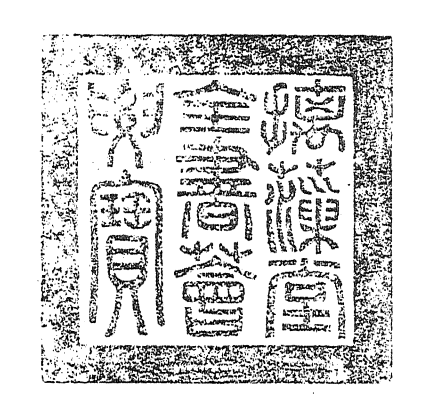
朝有一家夫婦父子皆善書亦奇事也公性持重未嘗妄言笑與人交不立崖岸明白坦夷始終如一有過輒面加質責雖氣色沮喪不少衰止然直而不計故罕有怨者被遇五朝官居一品名滿天下而未始有自矜之色待故交無異布衣時扁燕處曰松雪齋自號松雪道人所著詞章曰松雪齋文集婚嫁既畢方將優游齋中膺滫瀡之養以逸其老而汔不遂其志嗚呼痛哉載受業於公之門幾廿年嘗次第公語為松雪齋談録四卷



復採其平生行事以為行狀念當世立言君子且移國史院請立傳移太常請謚謹狀

至治二年八月缺日承務郎饒州路同知浮梁州事楊載狀

謹案外集四頁前七額琳特穆爾舊作阿憐帖木兒今改　前八行輝和爾舊作畏吾兒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貢生臣孟啓疆